

女
頭
蓮

慕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399B



小言情

並頭蓮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一回

悲故劍沈郎祭死婦

泛輕舟崔女締新交

浙江山水之勝。甲於天下。而西湖山水之秀。又甲於浙江。當那夏秋之交。便這一湖烟水。也就穀人消受。况裏面更點綴着碧菰翠藻。白柳紅菱。不要說在那裏畫漿雙挑。輕篙徐點。像個神仙世界。就是朝露未晞。明霞微斂。走到那個水邊。吸一吸這天然空氣。怕不抵得漢皇却老之丹。秦帝延年之酒。無如世上的人。沈酣名利。役志紛華。當其歌舞醉心。綺羅裹體。便自謂大丈夫得意之舉。誰也不肯向這荒涼寂寞之區。消受此種清福。轉讓給幾個樵夫漁戶。酒保僧傭。占據天地間儘多顛顛倒倒的事。這也算得一件了。閒言休表。且說那西湖隄上。有小小三間茅屋。周圍編着竹籬。裏面坐落到占着七八畝寬。桃杏梅椿。正都是綠葉成陰的時候。遮得院裏像搭了一張綠幕。其

時正是七月初七清曉時辰。屋裏走出一個白髮婆婆。手裏握着一枝老竹根製成的拐杖。行入院裏。從左邊一個小房間窗外。高聲喚道。阿籃。你也該是進城的時候了。你昨日不是說。崔小姐要茉莉花毬麼。我今早忙了。偌大工程。才穿成兩枝。你快些送去罷。攔久了。顏色怕不鮮豔。只聽得房裏有個女孩子。笑應道。媽呀。我早收拾完了。我在這裏編幾枝。夜來香的花箍兒。消遣着進城。過早怕人家。還不會起身呢。說着。便盈盈走出房來。手裏捧着一盤。夜來香花朵兒。擎到那婆婆面前。笑道。你看婆婆也。笑道。好孩子。你快走罷。早些回來。毒日頭烤得地上。火般熱受了。暑怕不好。阿籃笑了一笑。便將籃內的花。疊得整整齊齊的。頭上抹一片青布。深深搭到鬢角。旁邊。月白夏布衫兒。蛋青秋羅大脚褲。底下露着伶伶俐俐兩隻。又可憐。又可愛。六寸來長。小鰻魚脚兒。婆婆送他走出籬外。阿籃猛然想起一件事。

直轉向他自家湖邊走來湖邊有一株垂楊下面繫着一隻四角涼篷小採菱船兒正被曉風吹得在水面上晃蕩阿籃跳上了船將花籃攔在身邊舉起那雪白粉嫩的皓腕搖着雙槳如飛的向湖心行去霎時間便走入藕花深處連人連船的影兒都瞧不見了不多一會聽見阿籃隱隱的唱着採菱歌從花陣中又搖出來便見那花籃上多了一枝並頭蓮船攏了岸阿籃重新跳上湖堤這才緩緩的進城繞過長街更穿小巷提着那又清脆又瀏亮的一管好喉嚨悠悠揚揚喊了一聲賣花呀這一聲不打緊真個叫人銷魂盪魄骨軟筋酥看官可知這賣花聲正不是個好聲啊他從這一聲裏趁着些鼻鼻餘音早走到一家門首門房裏大爺是知道阿籃來慣的也不理會便讓他進去阿籃進入二門簡直從旁邊一個甬道向花園走來睡鴨未醒晴鴉初噪濛濛烟露將滿地上纖茸細草排頭的嵌了一抹珍珠東南角上

全種的枇杷大葉粗枝捧着三層洋樓紅牆碧瓦煞是可愛阿籃路徑是走
熟的剛到樓下早聽見碧欄杆裏有個女子聲音笑道阿籃來得早呀我還
疑惑你是被花神勾了魂靈兒去呢奴早就起來了你這會才來你將茉莉
花毬兒受了日光晒得壞了看奴可依你阿籃抬頭一望可不就是崔家小
姐芳名叫蓮音的只見他睡髻未梳豐頰污粉披着一件藕色實地紗短衫
胸前並未掩好鬆鬆的露着半邊銷金大紅抹胸兒差不多把那一個新剝
鷄頭都要褪出來素頸斜勾冰肌無汗年紀多則十五少則十三可不正是
一個初畫鴛鴦乍拋豈蔻的時候麼阿籃忙笑答道小姐真起身得早婢子
還故意延挨着怕姑娘不會醒呢阿籃一面說一面將筠絲小籃擱在樓下
便提着兩個茉莉花毬兒一顫一顫的送上樓來蓮音一眼瞧見便喜歡的
了不得說阿籃並非催着要這花毬因昨天我家舅父新從上海替奴買了

一。張。時。式。鐵。床。奴。配。了。一。頂。淺。紅。香。雲。紗。帳。子。每。日。只。須。你。送。兩。個。花。毬。來。
一。頭。掛。着。一。個。好。不。有。趣。阿。籃。你。不。信。到。我。房。裏。瞧。瞧。說。着。便。取。了。一。雙。二。
藍。拖。鬚。小。花。鞋。一。步。一。步。的。在。前。引。着。阿。籃。走。入。房。內。只。見。五。光。十。色。更。辨。
不。出。床。在。那。裏。却。好。兩。個。女。婢。他。們。將。花。毬。在。床。上。扣。好。坐。了。一。會。一。個。女。
婢。道。小。姐。盥。洗。罷。蓮。音。嗔。道。忙。甚。麼。呢。今。天。禮。拜。我。又。不。去。學。校。裏。讀。書。你。
們。該。催。着。我。忙。畢。了。好。讓。你。們。去。睡。懶。覺。兒。阿。籃。笑。道。小。姐。自。便。罷。我。也。不。
能。久。延。還。要。到。別。處。去。呢。明。日。再。替。小。姐。送。花。毬。來。說。着。便。起。身。走。出。房。外。
蓮。音。也。送。出。來。又。叮。嚀。道。明。天。務。須。早。些。阿。籃。點。點。頭。又。回。眸。一。笑。說。小。姐。
我。去。了。下。了。樓。梯。走。到。攔。花。籃。去。處。彎。着。腰。將。各。花。湊。了。一。湊。忽。的。蓮。音。又。
伏。在。欄。干。上。喊。起。來。說。阿。籃。你。那。籃。子。裏。紅。紅。的。是。甚。麼。花。阿。籃。笑。道。是。一。
枝。並。頭。蓮。蓮。音。道。這。花。倒。怪。可。愛。的。你。給。奴。插。瓶。罷。阿。籃。笑。道。這。個。不。能。小。

姐要這花我明日再送來。今天這花是有人家先定下的。蓮音道：「吓奴偏不依。無論是誰的奴都要留着說着便也。趕到樓下將那枝並頭蓮奪在手裏。阿籃笑着央告道：「好小姐並不是婢子故意倔強。實在是一個人千叮嚀萬囑咐叫我覓這花給他。他管在今日要用。隔日便來不及了。我聽得今天是他家小娘子冥誕呢。蓮音笑道：「吓這小娘子想是死了。他還要這並頭蓮何用。他對着這花想起那人豈不更傷心麼。你快不用拿去。阿籃笑道：「小姐這話到說得好。難道今生不得並頭來生。便不要並頭麼。婢子管猜定他將這花供在靈前。定然低低禱祝。說道：「夫人呀。但願你來生比花顏色嬌得一分。比花年壽還要長得十分。蓮音笑道：「你這丫頭舌兒倒來得看你情面。把這花讓給他便了。可笑奴同你講了這半日話。還不曾知道這人是誰。阿籃笑道：「就是住在萬花巷的沈大少爺。當聽見人稱他做甚麼俠蓮的。蓮音笑道：

哦。是。沈。俠。蓮。麼。不。錯。他。是。在。省。城。某。普。通。學。校。畢。過。業。的。娶。的。梅。家。小。姐。名。字。叫。做。綺。痕。我。們。也。曾。同。過。學。可。憐。去。年。因。墮。胎。而。死。同。學。朋。友。還。開。過。一。次。追。悼。大。會。奴。以。爲。世。界。上。男。子。沒。有。一。個。不。將。婦。人。視。如。草。芥。一。經。死。了。自。然。丟。在。腦。後。不。料。這。姓。沈。的。還。這。般。多。情。綺。痕。綺。痕。你。的。靈。魂。也。瞑。目。了。說。着。那。一。泓。秋。水。裏。也。就。盈。盈。欲。波。阿。籃。到。此。轉。聽。得。呆。了。只。管。停。住。脚。不。走。蓮。音。勉。強。笑。道。痴。丫。頭。你。怎。麼。還。不。去。這。花。久。離。了。水。怕。要。憔悴。呢。阿。籃。道。我。適。才。聽。見。小。姐。說。甚。麼。墮。胎。我。想。梅。小。姐。既。嫁。了。沈。家。少。爺。自。然。爲。的。傳。宗。接。代。如。何。有。了。孕。轉。要。將。他。墮。去。以。至。因。此。身。死。這。又。是。甚。麼。緣。故。呢。蓮。音。嘆。道。這。個。道。理。又。非。你。所。知。了。奴。也。不。暇。同。你。細。談。幸。今。日。正。沒。有。事。落。得。在。樓。上。收。拾。收。拾。奠。一。奠。那。位。綺。痕。姐。姐。說。着。轉。身。便。要。上。樓。誰。知。那。阿。籃。一。把。拖。住。蓮。音。袖。子。死。也。不。放。說。好。小。姐。你。告。訴。我。呀。讓。我。長。些。見。識。

我○回○去○時○辰○好○偕○幾○個○小○姊○妹○一○般○的○講○給○他○們○聽○聽○也○覺○得○我○時○常○伏○侍○
小○姐○們○有○些○好○處○蓮○音○笑○道○不○害○羞○女○孩○兒○家○管○這○些○事○情○做○甚○老○實○對○你○
說○就○是○恐○怕○生○了○小○孩○子○累○人○轉○誤○了○自○己○的○學○業○所○以○將○他○打○墮○了○取○個○
無○牽○無○絆○的○意○思○蓮○音○一○面○說○一○面○跛○着○鞋○子○上○樓○阿○籃○怔○了○一○會○自○言○自○
語○道○奇○呀○小○孩○子○也○不○是○自○己○會○跑○到○人○肚○裏○來○的○與○其○懷○了○想○着○法○子○去○
打○墮○他○何○如○在○先○不○要○讓○他○到○肚○裏○豈○不○又○爽○快○又○簡○捷○如○今○世○界○上○的○事○
真○是○愈○出○愈○奇○了○蓮○音○在○樓○梯○上○隱○隱○也○聽○見○阿○籃○的○話○不○由○嘆○味○笑○了○一○
聲○那○阿○籃○才○攜○了○花○籃○將○並○頭○蓮○花○送○至○沈○府○且○說○蓮○音○忽○地○高○興○要○想○去○
奠○一○奠○那○死○去○的○梅○綺○痕○便○淡○淡○穿○了○一○身○素○服○腦○後○拖○着○一○條○鬆○辮○兒○他○
本○來○沒○有○父○母○此○時○堂○上○是○他○的○嬌○娘○他○進○去○說○了○一○聲○也○不○帶○丫○頭○獨○自○
雇○了○一○乘○馬○車○隆○隆○然○向○大○道○進○發○長○空○紅○日○漸○漸○佈○散○炎○威○幸○虧○一○帶○馬○

路兩旁都種着垂楊絲絲拂拂的籠罩行人走了一段路那馬夫猛的將絲韁停一停問道小姐究竟到甚麼地方去蓮音暗想自己一個人到沈俠蓮那裏雖說平時也有一面今天忽的跑去終覺有些冒失不如再約幾個姊妹大家同往還熱鬧些便信口答道到玉麟街方公館車夫答應了一聲重又抖起絲韁霜蹄蹴踏轉了兩個灣車便停歇蓮音知是到了遂跳下車子一直向裏面走便有一個蒼頭迎上前來笑道崔小姐可是來得不巧我們家小姐約着衆位小姐到冷泉亭消夏去了蓮音問道你知道可曾約我蒼頭道這却不知道蓮音只得怏怏退出又跳上馬車吩咐車夫兜轉詢過幾處都是一樣說法心中不免嬌怒暗想昨日並未會聽見他們說起如何今日便都悄悄溜着走了難道只多我一個不成平時誰不似甜蜜似的哄着我說彼此的交情怎麼樣親熱怎麼樣濃厚原來都是假話兒我也猜着你

們容不得我。如今可是被我瞧出來了。蓮音一面思索，止不住那淚珠兒紛紛滾滾的，將一塊手帕染得冰濕。咬一咬銀牙，恨道：「可知天地間惟有女孩兒家心是最狠毒的。我從今再也不來理會你們。想到此，便一疊連聲招呼車夫到萬花巷，到萬花巷。剛走到沈俠蓮門首，蓮音氣憤憤的跳下了馬車。用一個小粉拳兒，搥得那門震天价響。好一會才走出一個少年輕輕的開了門，一眼看見蓮音，心裏有些詫異，含笑問道：「姑娘是誰？正是。」

在沼鴛鴦剛折翼，隔牆蝴蝶又關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攜雋侶中流避暴雨 圖報復帷幄運奇謀

蓮音認得這人，便是沈俠蓮自己，也不由笑起來，說我姓崔，你認不得。奴却認得奴的姐姐梅綺痕。俠蓮聽見蓮音提起梅綺痕三字，不禁慘然答道：

哎呀。綺痕是死了。蓮音道。奴知道他已死。特來訪他。他若是未死。奴今日或未至登門拜壽呢。他的靈座設在那裏。你讓奴去哭一哭。俠蓮見這女郎。慙態可掬。又不知道他所說的話。是甚用意。橫豎綺痕生前女友甚多。陸續來吊奠的。不止一人。俠蓮猜着這女子。左不過是個女學生。便邀着進去。蓮音回頭望那車夫說道。你不用在這裏等。到公館取車資去罷。說着便隨俠蓮走入裏面。見他小小一廳一室。陳設非常清潔。俠蓮家道本不甚豐。祇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今日因爲媳婦冥誕。俠蓮又不相信。僧道正冷清清的。沒甚擺佈。老人家只好捻着一串佛珠兒。坐在靈座前。念心經。綺痕靈座。却設在另一個書室。書室外。綠陰陰的。種幾竿修竹。一座葡萄架兒。正牽籐糾蔓的。放些新葉。俠蓮在室外先喊了一聲。娘呀。有客來了。他母親聽見這話。忙忙的迎出來。揉一揉眼睛。將蓮音上下細細打量了一番。說好個少爺。

這樣的標緻便活像是一個女孩兒家。蓮音也不暇理會，只垂着手叫一聲伯母。一脚跨進去，却好靈前設着一把湘妃竹椅，他便坐下，不禁放聲大哭。順便將適才一肚子氣發洩出來，沈俠蓮母子轉聽得呆了家中，又不曾用着僕婢，他母親以爲這娃兒大概都是媳婦兄弟輩了。老人家于是殷殷攆了手巾，將蓮音摟在懷裏，眼淚婆娑着說我的好少爺，你這一哭不打緊，老身也爲你引得傷心不盡了。俠蓮也上前勸着蓮音才住了哭聲，還只管抽噎噎的用手帕子襯着粉臉，又用眼睛瞧那靈座上供着梅綺痕尺來長的小影，神彩如生，只欠檀口中吐出言語，面前放着一隻玻璃酒杯，一個銀匙，一雙牙箸，那紅瓶內正是插着一枝並頭蓮。蓮音勉強笑着道好，笑這花還要算奴讓給綺痕姐姐的呢。不然今日尙記不得是姐姐的冥誕呢。俠蓮道不差，不差，怪道阿籃今日送這花來，說是有位小姐要奪這枝花，他還提

着小姐芳名是蓮音兩字可就是小姐不是蓮音盈盈一笑他母親這才明白過來說我。可是老糊塗了。原來你是一位小姐呢。難得小姐不棄肯到這裏走走。我們沒有甚麼菜。小姐賞個臉兒。便在這裏用了飯。回去省得在熱日地上走。蓮音欠了欠身答道。承伯母錯愛。但是打擾不當。俠蓮見蓮音肯在這裏。心下十分歡喜。便幫着母親去端整酒菜。蓮音心裏暗念着這沈俠蓮氣度。很是正派。與那些姊妹們。嘔氣倒不如與這人。結個相識。今日也同到那冷泉亭。樂一樂。難道奴崔蓮音。除着你們這些姊妹。便變了一個孤鬼不成。停了一歇。俠蓮的母親將飯端出。蓮音老實吃了飯。又將適才的意思告訴了沈俠蓮。想要一同出去逛逛。俠蓮因爲想着梅綺痕。正自抑鬱不樂。難得忽來這位玲瓏嬌小的女郎。替他破這寂寞。如何還肯推辭。趁着雷峰斜照。便偕着蓮音。步行出了湧金門。一路上兩人談談學問。敘敘心曲。

十分相得。蓮音笑道：這裏去阿籃莊子不遠。我們先過他那裏坐坐。命他放隻小船渡我們到冷泉亭去。豈不有趣。俠蓮答應着，便向阿籃莊上走來。剛走入竹籬裏面，遙見阿籃蹲在一座花架下，滿把的搯那鳳仙花兒。一個老婆子倚着一株樹，手內縫補衣裳。蓮音悄悄的走至阿籃身後，用兩隻手將阿籃眼睛緊緊蒙着。阿籃嚷道：你是誰？瞧我罵你。蓮音一鬆手，笑道：好好你罵咧？看奴攢你的嘴。阿籃見是蓮音，跳起來，笑道：哎呀，原來是崔小姐。你怎麼一個人跑這遠路？蓮音指着俠蓮，笑對阿籃道：你看這人是誰？俠蓮剛白握着一柄紈扇，背手而立。阿籃笑道：原來沈少爺也來了。你們高興得很。我在這裏採鳳仙花兒，染指甲呢。蓮音道：快攔着罷。奴想請你放隻小船送我們兩人到冷泉亭去。阿籃指着西北角上一片黑雲，說道：小姐，你看那邊起天色了，怕有暴雨呢。蓮音道：奴不相信。那小小黑雲會有雨，你該偷嬾奴。

又不常來煩你。記得今年還是三月三日。那天到你這裏來過一次。今番剛來訪你。你便推三阻四。又是什麼風呀。雨呀。說着臉上便有些怨意。那老婆子聽着他們說話。便接口道。阿籃既然小姐令你。你去你爲甚。這般作難。此時那裏會有雨。我看至早也要到二更時分纔落下來呢。阿籃笑道。好小姐。不要生氣。婢子陪着你去。於是將摺的一把鳳仙花交在他母親手裏。說娘你替我搗爛了。拈些些白礬放在裏面。再摘幾片芙蓉葉兒。一共攔在床頭小几之上。我停刻回來。要用蓮音見阿籃。肯送他去。方才歡喜。三個人便走到溪邊。果然秋水生涼。晚陰薦爽。身上紗衫兒都有些吹得瑟瑟的。次第上了船。蕩入波心。蓮音順手折了幾枝荷花。放在膝上。有些水珠兒。將一條白紗小袴濕了。幾處映出那紅香肌。肉格外嬌豔。俠蓮却是個狠誠篤的人。毫不在意。轉是阿籃用手指着微微含笑。蓮音低頭一望。不禁臉上紅暈。

起來忙將一片大荷葉遮住身子。那船走了不及三五里遠，只隱隱的聽得上流送來風琴的聲音，還夾着有人唱歌。蓮音笑對俠蓮道：「你聽聽，這不是他們轉回來了麼？」正說之間，果見前面接連放下幾隻湖船，船裏隱隱綽綽都坐着些女孩子。蓮音眼快，早看見其中正是他的同學姊妹。心中狠不願意打話，老實便將手裏的荷花荷葉一古腦兒遮着粉臉。兩船逼近，一霎便過去，別人却也不會留心。小船仍望前盪，盪正盪之間，猛的面前起了一陣暴風。那兩岸的紅蓼花都吹得來回一齊要倒，再抬頭看看那一片黑雲，早佈散開來，遮得滿湖漆黑。蓮音到此不覺有些害怕，接連便有幾十個茶盃，大小雨點縱縱橫橫，劈頭打下。俠蓮驚道：「不好，這船上涼篷如何遮蔽得住？」剛在着急，那上流又飛也似的一隻湖船，船艙裏有個人大笑道：「俠蓮，俠蓮，雨快來了，到我們這船上來罷。」俠蓮未及答應，那船又流下去，去看看雨勢。

來得越發兇猛了。俠蓮便命阿籃快掉轉頭追下去。阿籃一笑，掣回雙槳，也就如飛趕着湖船而行。那湖船上的人見追着他們來的，便停住槳。俠蓮更不遲移，一手攜着蓮音，早飛身跳上去。阿籃便將小船綫繫在湖船尾上。自家却坐在裏面。此處沈俠蓮同蓮音跳上湖船，艙裏早走出個衣服麗都，丰姿俊俏的少年來，堆着滿臉笑容，舉起兩個拳頭，拱至鼻邊，喊道：「幸會，幸會！你倒高興得，狠冒着風雨還來這裏閒逛。」這位小姐尊姓「俠蓮」，答道：「他姓崔，又向蓮音介紹道：『這位便是謝太尊的少爺，表字月華。』我們一向認識的。」蓮音笑了一笑，大家走入艙裏。蓮音一眼瞧見裏面還坐着兩個粉頭，心中便老大不悅，然因避雨，却不得不權且歇一歇。那謝月華只管骨碌着兩隻鼠眼，向蓮音一閃一閃的，吊起膀子來。蓮音扭頭望着窗外，見雨也住了，却好又走近阿籃莊子。依蓮音主意，便要上岸謝月華，哈哈大笑道：「小姐，你也。」

太客氣了。你和沈俠蓮同走得便和我謝月華同走不得。我們一齊將船開到湧金門。我有現成轎子叫當差的送小姐回公館。可不是一樣說着便橫身攔住艙門。沈俠蓮却默默的低頭不語。阿籃見他們不上岸也就解了大船上的繩子。他逕自回去了。謝月華又逗着蓮音問道。小姐在那座學校裏。蓮音道。是淑雲女學校。謝月華笑道。不錯。這學校還是家父替他們想的法子。每月有一筆捐款呢。哎呀。我記得去年有一女學校裏。怎麼有個男孩子。改了裝束溜進去。鬧出許多故事。可是這淑雲女學校不是蓮音道。這件專風聞是外省的笑話。至於我們那個學校。却沒有這些流弊。謝月華又搓手。啞舌的笑道。怕也難免罷。又笑望着沈俠蓮道。俠哥。俠哥。你看我這樣。少年美貌。我就想粧着個女學生兒。混入他們隊裏去。到好耍子。沈俠蓮仍是一言不發。蓮音却有些動怒。鼓著小腮兒。只把個臉對着窗外。謝月華見他們

不理便抱過一個粉頭坐在膝上一手摸着那條大辮兒笑道如今女學堂裏的粧束剪直像你們你看這位崔小姐的辮子不是也同你一般的麼說着便將粉頭推下身來伸手來想摸崔蓮音髮辮蓮音此時更不能忍跳起來劈拍兩聲打得謝月華臉上五指紅印謝月華抱頭大叫罵道反了反了怎麼一個女學生都打起知府的少爺來真是目無王法說着便想來揪蓮音蓮音機警早從月華身後竄出艙外那湖水經暴雨之後箭也似的望下直溜蓮音更不遲緩湧身便望湖心裏跳說時遲那時快船頭上却好有兩個戴紅氈高帽子的小么兒蹲在那裏七個八個的抓石子兒頑耍正聽見大少爺在艙裏嚷起來方待上去帮着吆喝猛見蓮音跑出艙外要想跳湖也不管三八念四先一把將蓮音衣領捉住隨即月華也便跳出見小么們已將蓮音獲住十分得意忙喝道你們快替我打這賤人說到此那艙後還

有些轎夫跟役約共七八個人一聽謝月華的號令俱伸拳捲袖團團的將蓮音圍住便是那兩個粉頭也拍着手喊好蓮音此時拚着一死却毫不畏懼咬一咬銀牙正待與他們拚命忽見人叢闖進一個人來也不開口只見他又開雙手在圈子裏施展了一個鷄子翻身的家數蓮音耳畔只聽得那湖水裏撲通撲通幾聲一霎時將面前一大堆蠢漢都打入湖裏去了却似滾湯泡老鼠一個不剩謝月華大叫道呀呀俠蓮你好怎麼幫着這賤人來欺負我月華一言未畢那俠蓮的腿早飛過來不偏不倚剛剛把月華打落到艙裏去了直喜得個蓮音眉飛色舞不想沈俠蓮這般一個文弱書生還具着渾身本領此時弄船的舵工見無數的人都被一個少爺打落在水內趕忙將船停住不進忙着救人也是天心不欲剷除這一般刁差蠢役却幸這湖水不甚深險一班狗頭喝了兩口清水都紛紛的重又扒上船來祇是

不。敢。攏。近。沈。俠。蓮。身。旁。只。遠。遠。的。立。着。痛。罵。謝。月。華。跌。了。一。個。發。昏。章。第。十。
一。已。被。兩。個。粉。頭。扶。在。一。張。炕。上。氣。得。發。喘。一。疊。連。聲。命。船。家。將。船。順。流。放。
下。去。等。到。湧。金。門。碼。頭。再。同。這。廝。講。話。於。是。沈。俠。蓮。攜。着。蓮。音。的。手。立。在。船。
頭。謝。月。華。同。粉。頭。坐。在。艙。裏。那。些。轎。夫。跟。役。都。立。在。船。尾。暮。靄。沈。沈。暝。煙。四。
合。天。上。黑。雲。還。一。陣。一。陣。的。在。那。裏。煊。染。水。墨。畫。圖。那。船。只。管。順。流。而。駛。沈。
俠。蓮。一。想。不。好。倘。若。隨。着。他。們。進。湧。金。門。一。登。了。岸。萬。一。寡。不。敵。衆。管。要。吃。
眼。前。虧。我。自。己。不。打。緊。看。這。崔。蓮。音。嬌。怯。怯。一。個。身。軀。彷彿。一。枝。嬌。花。風。雨。
固。禁。不。得。便。是。過。見。不。善。賞。花。的。人。他。也。是。萬。難。消。受。的。呢。我。必。想。法。離。開。
這。廝。們。才。好。又。不。敢。將。此。意。告。訴。蓮。音。怕。他。驚。懼。只。管。張。着。眼。籌。畫。計。策。無。
如。這。湖。面。雖。不。比。江。海。橫。流。也。不。似。溪。河。窄。狹。再。也。跳。不。上。岸。正。躊。躇。間。猛。
見。眼。前。有。一。株。垂。楊。樹。兒。彎。入。湖。心。那。枝。條。兒。直。擦。得。船。篷。上。響。俠。蓮。大。喜。

更不怠慢。早順手攀著一根柳枝兒。用盡平生之力。將脚一蹬。那船便走不開。去俠蓮乘勢將蓮音望懷裏一抱。右脚已飛跨上樹。更用左脚將船一推。險些將那船踢翻了。趁着餘勁。那船便溜下了一里多遠。急得個謝月華暴跳如雷。說怎麼放這廝逃了。快把船轉回去。替我將兩人捉來。好笑任你謝月華再喊得烟霧交加。誰也不敢依他。大家面面相覷。還是兩個粉頭勸道。船已下來。恁遠轉回去。是逆水。很不容易。不如讓他們去罷。少爺明日只消填一張差票。叫人去捉他們。到來誰還敢違拗。麼謝月華沒法。也只好權且罷手。且說沈俠蓮抱著蓮音上了那株柳樹。却喜這柳樹歷年已久。彷彿一個個。個個老人脊背朝天。平坦坦搭了一座長橋。沈俠蓮一口氣跑到樹根。疑惑那樹根都是生在岸上的了。再仔細一看。不禁叫起苦來。原來白茫茫的。仍是一片湖水。此樹便發在水中。俠蓮到此也就沒法。先將蓮音放下。叫他

跨坐在樹上。自己站在水邊。用脚去試試。那水有多少深淺。覺得不過一二寸深。看去還似乎有幾塊白石。粼粼的露在水面。俠蓮便同蓮音商議。要背負他渡水。過去。蓮音點點頭。俠蓮一面將長衫脫下。疊成一箇捲兒。交在蓮音手裏。然後步入水中。蹲下身去。蓮音好容易撐起來。便將兩隻手搭在俠蓮肩上。雙腿一懸。不偏不倚。却好被俠蓮輕輕託着。俠蓮連竄帶跳。早上了堤岸。這才放心。但是此處離城還有若干路。時候。又是不早。便趕到城邊。恐怕也進不得城。天上的雨意。又還在那裏作勢。除得揀一個地方歇一歇。將今夜挨過去。更無長策。俠蓮遂將此意告訴了蓮音。蓮音皺着眉道。這便怎麼樣呢。凡事都依着你辦罷。奴可也身不由己了。只恨今天不知爲甚麼要出來跑這一趟。偏生又遇着這個畜生。淘這一場瘟氣。俠蓮道。這也不消提他了。但這路上全是泥沙。水草。姑娘走去甚不方便。還是我背負着姑娘罷。

蓮音不語。俠蓮便駛着他一口氣跑了一里多遠。好容易才看見一座小小廟宇。四圍全是合抱不來的蒼松古柏。乘着這夜間風雨。虎一般的吼得山鳴谷應。廟裏微微露出一線燈光。跑到面前抬頭一望。見廟額上嵌着三個金字。是月老祠。那蓮音此時忽的在俠蓮背上驚叫起來。說不好你快快將奴放下來。罷。俠蓮兀自不解。他是甚麼用意。便蹲下身子。蓮音趕緊跳落在地。走入一株大樹背後。方便了一會。此處沈俠蓮早推進廟門。原來那廟苦不甚大。進了門。便是一個大殿。有個老和尚鬢髮皓白。坐在蒲團上。正自入定。酬應客人的。祇是一個少年沙彌。約莫有二十來歲。光景便上前問明俠蓮來意。俠蓮說是偕着親戚去游西湖。不防就誤進了城門。下鑰如今想在寶刹借一間淨室。權歇一宵。明日當備香資。敬獻座下。那沙彌見俠蓮氣度不凡。忙答應了。瞥眼又見蓮音。婀娜的步上殿來。心中老大吃了一嚇。不想

這人的親戚。到是這般一個絕色的美人兒。轉自懷着鬼胎。怕他們不是正經路道。先一長一短問了他們的姓名。然後引至大殿背後一個房間裏。到還收拾十分潔淨。俠蓮同着蓮音進去裏面。早安了一架油燈。一壺濃茶。蓮音先走至俠蓮背後。將那件短衫望了一望。不禁羞得臉上通紅。忙逼着俠蓮脫下俠蓮道。這怕不好。如今同姑娘坐在一這一間房裏。便已不能免瓜李之嫌。然而還是因爲事在倉猝。聊且從權。若再袒裼裸裎。未免更褻瀆小姐了。蓮音急道。今日都是奴對不起你。你再如此說。更使奴過意不去。你怕赤身難看。何不將你這長衫先穿起來。說着便將俠蓮脫下的長衫遞給他。俠蓮還不解其意。因爲不忍違拗蓮音的話。便將小褂兒脫下。蓮音忙奪過來。却好階下有一缸清水。便昏了兩瓢。在一個木盆裏。將那上面血迹輕輕洗了。然後晾在一個樹枝上。重又跑進室中相對閒話。這一夜却把那個沙彌。

忙壞了心猿意馬。按捺不住。一會進來扯幾句淡話。一會兒又躲在窗外悄悄。的偷看。幸虧初秋時候。夜間時刻。還不甚長。不多時。天已透亮。沈俠蓮更不耽擱。早偕着蓮音。匆匆的辭了那沙彌。逕自出了廟門。走至城邊。城門已經開放。蓮音猛然說道。不好。你的那一件小衫。尙擱在廟內。俠蓮到此方才醒悟。笑道。由他去罷。誰還再轉去取呢。兩人進了湧金門。走至街上。始行分路。是時天色尙早。便馬車也雇不到。蓮音別了俠蓮。三脚兩步的走回家去。家人們見蓮音清早才回來。又是雲鬢蓬鬆。顏色憔悴。大家背後都有些議論。不免又被他孀母數說了幾句。蓮音也不敢分辯。懨懨的走入自家樓上。兩個婢女都還未醒。也不驚動他們。便和衣倚在床上。辛苦已極。一覺早睡到紅日三竿。方才起來梳洗。忽見鏡奩底下。微微的露出紅箋一角。便信手抽出來仔細看去。可不就是他同學姊妹約他遊冷泉亭的一張字帖兒。不

禁恍然失笑。想奴昨日却冤枉他們了。便回頭問道：「這字帖兒是幾時拿來的？」丫頭笑道：「前天晚上就送得來了。是被門房裏攔着。昨天小姐一出去。他們才拿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上面寫的甚麼。蓮音道：「這都是你們這些賤人誤事。險些不鬧出……說到此。隨又忍住忙忙盥洗已畢。仍然逕赴淑雲學校而來。此時大家都未上課。亂烘烘的聚在一所講堂裏談笑。大家看蓮音都問他：「昨天爲甚不到冷泉亭去？」蓮音笑了。笑便將昨日誤怪他們。隨後訪沈俠蓮。弔梅綺痕的話說了一遍。末後又說到謝月華怎樣污穢我們的學堂。又欺負着我。拿粉頭來形容。取笑衆女學生。一聽大家都嚷起來。說這還了得。那謝小畜生不過仗他父親做個知府官兒。便敢肆口狂吠。損壞個人名譽。還是小事。現把全體學生都說的不分皂白。豈非與女學前途大有妨礙。我們若不稟明監督與謝知府開個交涉。這淑雲女學校如何還能存

立大家若是贊成請舉右手爲號這一聲未畢只見那講堂裏肉林也似排列着無數皓腕一會兒還聽得釧珠的歷寶玉叮噹之聲大家更不怠慢一窩風的都擁入監督那座辦事室裏將鈴子搖得震天價響且說這監督姓林名蘭天是位太史公的夫人性情最是嚴厲容不得人一句話的今早剛坐著轎子到堂才在那裏吃點心猛聽人聲喧嚷知有緣故便大踏步走入辦事室衆女學生見監督已出有領班的喊了一聲立正只聽一陣小靴擦地的聲音便都鴉雀不聞衆人公舉蓮音出來講話蓮音便侃侃的將昨日事情從頭說了一遍只是不曾提着沈俠蓮因怕林蘭天說他等閑同個男子出游便該先落個不是林蘭天果然聽見蓮音這一番話柳眉倒剔杏眼圓睜一疊連聲喚着打轎子去會謝知府又命衆女學生各自先行上課休得荒誤功夫我總要將那謝月華重重懲辦方才不負我這監督天職且說

謝月華自放走沈俠蓮及蓮音之後焦怒非常當時忽忽進城那兩個粉頭並且約他到他們那裏去坐一會他都不理粉頭自乘轎去了謝月華轉回衙門一疊連聲命人將刑名師爺請來便將今日在船上受了沈俠蓮的氣告訴一遍央他填一張差票去捉沈俠蓮及崔蓮音刑名師爺聽他這話伸了伸舌頭說少爺且緩着辦如今世界上最尊重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軍人一種便是學生軍人犯了法還有營官管束惟有做學生的神威無比便連當教員的還要敷衍着他們在先像我們這堂堂府衙門要想誣害一二個尋常百姓也是稀鬆平常如今可是不行了做錯了一件事平白的他們也會來干預何況少爺因爲小小口角便想拘拿起學生來不是向老虎頭上撲蒼蠅晚生不怕少爺生氣老大人前程要緊呀說着微撚鼠鬚含笑不語謝月華急得跳起來說這是怎樣說法我該白吃他一頓痛打輕輕便饒了

他們不成……此時還有許多師爺也聽見謝月華這件事都大家圍攏近來問個詳細還有屈着一膝替少大人請安的大家見這刑名師爺不肯替謝月華出力也便七言八語說輕輕饒了他們這也不成個事體還要請老先生設個妙計那刑名師爺冷笑道在諸君意思怕輕輕饒了他們可知你雖是饒了他我怕他還饒你不過哩譬如晚生放個屁在此不出三天包管那淑雲女學校還要來同老大人開個譚判那時保不定老大人不聽信一面之詞轉要來責少爺再不然就是老大人舐犢情深稍爲廻護若是一句半句回得不好晚生怕那些學生結成團體只消打一個電報到撫臺那裏說老大人辦學不力哼哼那時怕少爺有些對不住老大人呢請問這個當兒少爺還有甚法子報仇那才是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輸呢說罷哈哈大笑衆人聽了面前相顧便連謝月華也就嚇矮了半截不像適才的八面

威風只長長的嘆了口氣說攔着罷算我晦氣那刑名師爺又笑道還是不行呀謝月華急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依你辦我難不成再去替他們磕頭陪罪說我謝月華得罪了你女菩薩女祖宗了刑名師爺見謝月華急得頭上青筋暴露暗自好笑說少爺且不必同晚生賭氣晚生適才說少爺便饒他們怕他們還不饒少爺這兩句話雖不敢稱料事如神却也不離經我們還須想個法子去抵制他們並不是晚生替少爺多事晚生也是防着老大人有個差錯於晚生身上亦有不利謝月華聽得此話始回嗔作喜說阿呀我們總須想個抵制法子你說了一席話只有這幾句中聽呢刑名師爺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譬如依少爺的主意想辦他們一個甚麼罪名謝月華道重則辦他一個拐帶良家婦女輕則也辦他一個男女授受不親刑名師爺笑道依少爺第一個主見這事便弄大了萬行不去至於說他男女授

受不親呢。似乎還有點想頭。但是如今女學生文明的多了。便是尋常同男子出去逛逛。也算不得是個犯法的事。請問少爺可拿着他們一點憑據。沒有謝月華至此便凝神想了一會。說如今文明裁判最講究證人。我謝月華便是個看見他們曖昧的證人。刑名師爺又笑道。不行不行。你少爺做他們的證人。那姓沈的也會做看見少爺戲弄崔蓮音的證人。彼此胡扯管教一世。也不得清楚。究竟他們勢力大。心志齊。不比我們官場肩膀上。駕着刀。逢人便砍。省裏那些候補知府。誰不眈眈的望着我們老大人。巴不得出一件事。好讓他們鑽營門路。跑來署理。到了那時。幫着他們做證人的。很多。少爺的證人。倒只怕除得少爺自己。還沒有第二個呢。我的好少爺。推開窗子。說亮話。這一場官司。少爺用點陰險手段。到可以有點把握。若是明張旗鼓。同他們那些人對壘起來。包管要棄甲曳兵。三戰三北呢。謝月華道。依你依你。

這陰險手段。怎麼用法呢。刑名師爺道。兵家所重。先發制人。爲今之計。少爺趕快去稟見。老大人。將今日姓沈的。携着崔蓮音的曖昧情形。從頭至尾說他一遍。先叫老大人。心裏明白。然後少爺便說是西湖遇雨。好意留姓沈的上船躲避。閒中便規勸了姓沈的一二句。姓沈的便老羞成怒。擅自用武。將少爺左右打入水裏。似此目無王法。犯義干名。世間既難容此凶徒。學界亦何取此敗類。少爺也不必說是請老大人替少爺出氣。只勸老大人暗訪明查。整頓風化。自此以後。少爺再暗中差人窺他們的舉動。狠一狠再用些匿名揭帖。替他們表揚出來。任沈俠蓮三頭六臂也跳不出少爺掌握。等到他身敗名裂。這浙江地方。再也不能容他插足。這便算是少爺大功垂成。但是少爺却不要忘却。晚生的勳績。如今事不宜遲。少爺便去見老大人。罷謝月華的本意。原是想瞞了他父親。暗暗的收拾沈俠蓮。同崔蓮音一場。不想被

那刑名師爺說得如此利害。心裏又不甘服。只得要先來瞞混他的父親。且說他父親名字叫做謝天錫。表字純齋。安徽太平府人。是個兩榜出身。品端學粹。只是性情古執。雖是當這文明時代。他却還有三代遺風。朝廷遍設學堂。他覺得遠不如科舉名貴。因為功令森嚴。既是大家鼓舞着辦去。也就不敢弁髦朝旨。到也一心一意提倡起來。只是嫉惡太嚴。遇有學生不循禮法的。他辦起來。更比尋常人加重幾倍。說朝廷作養人材。原爲將來替國家辦事。護持鸞鳳。何堪姑息。鷹鷂培植芝蘭。須要斬除荆棘。這是他一生辦學務的宗旨。今日忽然聽見他兒子這番話。不禁氣得鬚髮倒豎。說這還了得。起先這淑雲女學校林監督初初開辦。我第一件便交代他。說務宜注意風化。若是稍有一絲破綻。你不爲學生名譽惜。我却要爲地方風俗惜。言猶在耳。不料倒鬧出笑話來。你且退去。不用管這些閒事。我明日便去會林蘭天。我

總要將那沈俠蓮同崔蓮音重重懲辦方不負我這地方大吏天職看官可笑這謝知府的議論好像同林監督是一座印字機器上印出來的論他們的苦心孤詣誰也不是英雄手段菩薩心腸無如天下事任是怎麼光明正大內中只須有了鬼蜮包管平地上會生出風波讀者不見這部並頭蓮小說明明是一部香溫玉軟的文章沒奈何遇着謝月華這王八羔子遂不免釀出些淒風苦雨來累諸君忽而生氣忽而傷心正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 月如無恨月常圓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謝蕪齋說退林監督 崔蓮音被擯淑雲校

且說知府謝純齋正待明日去拜會淑雲女校林監督申飭他放縱女生曖昧游湖猖狂用武誰知人家却等不到明日早先來拜會了門上通報進來

說淑雲女學校林監督有要事面見純齋將頭一扭說奇呀他居然還有面目來見我遂傳命在西花廳接見這個風聲傳入裏邊那謝月華早率同許多師爺都悄悄的列在花廳屏風背後打探他們這一場舌戰誰勝誰負只見林蘭天滿面沈着憤怒之容勉強同純齋寒暄幾句開口更問道太尊經術傳家文章華國以身教民還該以身教子聞得太尊有位少君名字叫做月華的素行不端踰閑蕩檢敝校女學生崔蓮音星期放假結伴遊湖不圖與少君相選少君始既以謔語相嘲繼復以粉頭見諭致使全堂動了公憤羣起責言太尊表率羣僚熱心公益似此有傷風化之舉動在平人尙不能稍寬况卽出於太尊之子太尊如何懲辦之處尙求明示倘太尊姑息爲懷含糊了事敝校只得將此等情節揭稟撫憲公非公是自有權衡那時候太尊却莫怪敝校處事鹵莽了謝純齋聽了林蘭天這一番正言侃侃不禁氣

得鬚眉倒豎。半晌開不得口。幸虧他入仕已久。官階又已游歷到五馬黃堂。這火氣也就銷磨得大半。少不得拿出他忍辱的功夫。哈哈大笑了一聲。說林監督教訓之處。我很是佩服。劣子委實不端。不合與貴校學生周旋。繼以蜚謗。至貴校學生誠哉玉潔冰清。規行矩步。劣子偶以一言相戲。便全堂公憤。與我爲難。特不知以一弱女背地偕同他家男子行蹤詭祕。果爲貴校所許否。西湖豈蔓草之場。小艇有瓜李之懼。而且一言齟齬。便用野蠻拳腳。交施形同搶劫。飛行絕迹。事近神仙。崔蓮音本非逃妾。何用押衙。沈俠蓮以一武夫偏居鍾建……謝純齋正待再望下說。林蘭天聽他滿口髣髴駢文。愈念愈難受。只得截住他的詞鋒。問道。太尊說那裏話。難道我的學生會有甚麼曖昧事。被少君看見不成。這沈俠蓮又是何人。怎麼又背負起他來呢。敝校名譽要緊。太尊出言還要鄭重。純齋大笑道。原來沈俠蓮三字。監督還不

曉得無惑乎監督自命理直苦苦的要來與我爭競了我于這一次事很是氣惱也沒有嘴再說還是將劣子叫出來命他將前日情形稟明監督好叫監督隨事留心勿爭客氣罷說著便高聲喝道來呀塔下齊齊的諾了一聲便走上一個家人來純齋正待叫他去請少爺誰知謝月華在屏風背後早已聽得清清白白知道這官司已經勝了九分九了更不待家人來請早飛身出來向純齋面前垂手而立純齋盛氣的將頭上一頂緯帽除下放在桌上努努嘴向謝月華道淑雲女學校林監督在此你們的事自家好向監督面前折辨老夫只得公事公辦不便攙雜在你們裏面了說着儘管用着一柄二尺來長的大鵝毛扇子撲起撲起的搨汗謝月華不慌不忙轉身向林蘭天見了禮便揀下邊一張椅子側身坐下滔滔滾滾將上回遇雨的事加了許多粧點說了一遍還說傍晚沈俠蓮將崔蓮音背負在身飛躡上岸我

是怕吃他們虧苦再也不便干預只得將船開至湧金門悄悄回衙並叫人在城邊伺候察看他們可否進城誰知一直等到天明不會見着他們回入城內這一夜可猜不出他們是在那裏安歇的了。一席話說得林蘭天臉上一回紅一回白跼起身來說好好等我回去查一查若果如公子所言鄙人自有辦法若內裏不實不盡一經對證出來那時公子不要抵賴我却要爲女學掙一口氣呢說畢辭了謝知府上轎而去回到學校中各女生上課的還在那裏上課林蘭天走上講堂一班教員及女生却都齊齊在這裏林蘭天向演說台上一站將崔蓮音叫到面前問道崔生崔生你的事我已替你抱了不平只是你先前說話終有些藏頭露尾怎麼還有個沈俠蓮同你一路走你瞞着不告訴我呢說着便用兩顆尖溜溜的眼珠兒望着蓮音瞧他氣色誰知崔音聽見林蘭天忽然提及沈俠蓮好似兜頭淋了一勺冷水頓

時露出羞愧形狀。勉強支吾道。這姓沈的。也是昨天會見的。無意中便同去遊湖。若不是這人爲伴。學生格外要吃謝月華的虧。苦哩。林蘭天冷笑道。這就怪不得了。原來你先已不謹。早同男子偕行。但是昨夜你可曾回家歇宿。不曾崔蓮音聽到此處。越發吃驚。暗想。這事不好了。若直說出來。包管又洗脫不干淨。不如再扯一個謊罷。料想謝月華也斷不會知道。我不曾回家。便侃侃答道。學生出險之後。便別了姓沈的。回去監督。想一個女孩兒家。更深月黑。還敢在城外露宿。麼。林蘭天暗想。這還好。可知謝月華有心誣。巖他們此事。可算我們占了身分了。還可以拿這話去駁他。又一轉念。怕崔蓮音的話。還不能相信。便又逼着問道。據姓謝的說。你昨夜並不會回家。如今你們各執一辭。我也不能懸斷。你既如此說。便權且在校裏坐一會。我打發人到。你家中去問一問。你也可以藉此洗脫干淨。咳。崔生。崔生。瓜田李下。別人

看○着○我○們○這○女○學○生○徒○不○知○編○派○我○們○到○甚○麼○田○地○此○事○若○不○查○澈○明○白○同
這○謝○知○府○力○爭○上○流○將○來○女○學○前○途○怕○大○受○影○響○呢○說○畢○便○喚○過○一○個○僕○役
說○你○去○拿○我○一○張○名○片○到○崔○小○姐○公○館○裏○去○問○一○問○也○不○要○多○說○只○問○他○們
小○姐○昨○夜○幾○時○回○來○的○便○是○了○快○來○回○話○那○僕○役○領○命○去○了○此○時○林○蘭○天○便
退○入○內○室○崔○蓮○音○兀○自○懷○着○鬼○胎○默○默○無○語○心○中○盤○算○但○願○門○口○那○個○老○蒼
頭○玲○瓏○剔○透○慨○然○回○答○一○句○說○小○姐○昨○夜○老○早○回○來○這○事○便○烟○銷○雲○滅○萬○一
不○然○崔○蓮○音○崔○蓮○音○你○名○譽○何○在○你○性○命○何○在○雖○說○我○同○沈○俠○蓮○毫○無○苟○且
然○衆○口○鑠○金○積○毀○消○骨○就○狠○可○怕○的○了○想○到○此○那○兩○滴○淚○珠○兒○便○盈○盈○的○含
在○眼○胞○裏○約○莫○午○後○光○景○崔○蓮○音○眼○睜○睜○的○看○見○那○個○問○信○僕○役○匆○匆○回○來
走○入○後○面○林○蘭○天○那○座○事○務○室○裏○不○由○的○捏○住○一○把○汗○又○不○便○進○去○探○聽○良
久○那○僕○役○依○然○退○至○外○面○隨○後○便○見○林○蘭○天○出○來○照○舊○監○督○着○各○生○上○課○並

不。會。向。自。己。詰。責。知。道。此。事。已。沒。有。風。浪。才。將。心。頭。一。塊。石。頭。放。下。散。了。課。
喜。孜孜。回。家。剛。上。了。樓。他。面。前。一。個。侍。婢。笑。迎。上。來。說。小。姐。回。來。了。我。們。今。
天。替。小。姐。冰。了。一。個。西。瓜。綠。沈。沈。的。圓。得。可。愛。我。們。取。得。來。給。小。姐。看。崔。蓮。
音。笑。道。好。好。我。心。裏。剛。是。煩。熱。得。狠。却。好。就。在。此。時。吃。了。罷。那。個。侍。婢。聽。不。
得。這。句。話。早。飛。也。似。的。跑。出。欄。杆。外。面。在。一。個。小。碧。磁。缸。內。濕。淋。淋。的。將。那。
西。瓜。捧。上。來。崔。蓮。音。高。高。將。衫。袖。捲。起。露。出。那。粉。也。似。的。藕。臂。侍。僕。遞。過。一。
柄。東。洋。小。刀。崔。蓮。音。用。刀。子。將。西。瓜。劈。分。兩。半。誰。知。那。瓜。瓤。已。爛。熟。了。流。得。
滿。桌。子。全。是。瓜。水。崔。蓮。音。不。覺。蹙。着。雙。眉。說。該。死。該。死。這。瓜。外。面。到。狠。有。趣。
誰。知。裏。面。已。這。樣。腐。敗。了。哎。我。沒。有。別。的。比。他。我。把。他。比。……這。句。話。未。完。
猛。的。樓。梯。上。骨。冬。骨。冬。的。跑。上。一。個。人。來。正。是。他。嬌。母。跟。前。用。的。一。個。侍。婢。
望。着。蓮。音。道。太。太。請。小。姐。過。去。有。要。事。面。談。蓮。音。心。裏。嚇。了。一。跳。暗。想。莫。不。

是那話兒又被嬌母知道了硬著頭皮快快的隨着侍婢下去走到他嬌母室內一帶碧欄都垂着湘妃竹簾簾外放着幾盆荷花天井涼篷遮得陰森森的蓮音剛剛跨上台階見他嬌母斜躺在一張睡椅上旁邊兩個雛鬢輪流着替他打扇見蓮音進來笑道姑娘學堂裏功課辛苦得緊到這早晚才下學時候雖是七月這天氣還熱姑娘也該歇歇蓮音笑道嬌母却不曉得學堂裏規矩但是暑假一過不能隨意想着不去就不去姪女適才下了學本說立刻到嬌母面前來請安不想嬌母倒來呼喚姪女了他嬌母又笑道請安却是不敢當我沒有事却也不叫人去驚動姑娘只因爲早間門房裏送進一封信來是你叔父寫的說你婆婆家准於今年八月裏叫他們少爺來入贅我是無兒無女這喜事上面不甚內行姑娘是你叔父最疼愛的他把這事給我來作難我若是不理呢顯見得要被別人議論雖然不是親生

女兒這姪女也是一樣。所以我將你喚得來告訴。你則個你雖然是女孩兒。家這婚姻事體不該同你當面講。然而你朝也說是文明。暮也說是文明。想也沒有甚麼害羞。你該預備的。還該早些預備。或是再寫一封信告訴。你舅舅一聲。你沒有父母。這舅舅也算是至親。或者還要陪一份粧奩。過來比你窮叔父的轉光輝些。也未可知。說着又咳嗽了兩聲。又命面前那個侍婢說。你來替我粧一袋蘭花煙來說了一會話。舌頭都乾了。蓮音聽他嬌母這一番。不冷不熱的話。知道嬌母平素同他合不來。也不怪他。畢竟自己是個女孩子。又不好公然議論。這事臉上一朵一朵紅雲。只管滷入鬢際。有些待言不言。光景他嬌母又笑道。姑娘你也替你嬌母分心。爲甚。儘管不開口呢。蓮音被逼不過。只得答道。依姪女愚見。姪女此時一心在功課上。結婚之後各事便不能自由。可否請嬌母回叔父一封信。勸那邊將婚事再攔一攔。

來省得嬌母操心。二來姪女的學問可以進步。他嬌母冷笑道：「呀呀，姑娘你好生會多心。我不過說了一句喜事，上不甚內行，你就拿話來堵塞我。天下做女孩子，誰也不魂兒夢裏想着出嫁，不信你到這般簡截老實說，我也不管。既然人家要娶你，你如何辭得掉？我看老實些答應了罷。若說功課呢，難道嫁了人就不許你用功？蓮音此時也不能分辨，只好點了點頭說：「嬌母，既然如此說，就悉聽嬌母主張。」姪女的舅舅那裏，姪女自去寫信告訴他。就是他嬌母笑了一笑，說：「姑娘，你上樓去歇一會罷。」這事就這樣辦。蓮音又答應了一聲，依然回至樓上。他那個雅頭便追問他主母有甚麼吩咐。蓮音含笑搖搖頭說：「沒有甚麼要緊的事。不過京城裏老爺來了家信，叫我去看一看。」雅頭們遂也不敢多說。次日蓮音下了床，盥洗盥洗，匆匆的便在書案上寫了一封信，寄給他母舅，黏好郵票，叫人遞給門房裏，送至郵局。自己便穿好。

了。大。衣。服。攜。着。皮。包。依。然。向。淑。雲。學。校。走。來。剛。剛。走。進。大。門。側。邊。猛。見。門。右。掛。了。一。扇。粉。牌。蓮。音。便。仔。細。望。上。瞧。看。不。看。猶。可。這。一。看。只。把。蓮。音。嚇。得。面。如。土。色。正。是。

剛喜紅鸞初入命 誰知白虎已當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元精珠難續書生命 白綾帶竟繫俠女魂

却說那粉牌上寫的原來不是別話正關係着崔蓮音一生名譽上面四個大黑字用硃筆圈着是本監督示下面便接寫本校學生崔蓮音不守規則卽行斥退特示蓮音看到此好生悲憤不覺望着那扇粉牌涕淚橫流却好此時又來了三五個女學生早已知道此事見蓮音立在那裏更不肯前去同他打話轉遠遠的繞轉過去似乎深恐蓮音玷污了他們的意思蓮音哭

了。一會將銀牙一挫說我偏要進去問一問究竟斥退我是所爲何來况這不守規則四字包羅甚廣難保外人不更疑惑到我做出些不端的事來這如何可恕正待向屏門裏走早被門房裏閹人攔着說奉林監督之命叫我們攔着小姐不放進去說着便要來扯蓮音蓮音又怕受他們凌辱頓時背轉身子恨道我崔蓮音自問一生清白難道這裏不容我不會向別處學校去求學只是這一口氣如何忍耐呢愈想愈氣跑到家中上了樓不禁伏案大哭將他面前兩個雅頭嚇得茫無所措問着他他又不答蓮音哭了一會將眼淚拭了一拭呆呆的望着樓窗邊短几上那枝並頭蓮花依然還插在瓶裏只是紅衣欲落殘香不流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默自念道花呀花呀我崔蓮音生生的爲了你無端想起死者綺痕又因綺痕晤見……說到此覺得臉上潮熱恨了一恨說我這滿肚皮委曲還是去告訴他一番料想

這杭州偌大地方，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是我蓮音的知己了。說畢，忽的立起。趁着這淚光，愁黛只忽忽換了一件熱羅白衫邁步。就望樓下走。有個婢女攔着問道：小姐今日爲甚從學堂裏又轉回來？敢是學堂裏停課。小姐此時更向那裏去呢？蓮音嗔道：我是孤另另的，再沒有疼熱我的人。了要你們理我則甚？我便是死了，也不用人知道。說着，那淚珠兒又滾滾的落下來。侍婢更不敢開口。蓮音跑出大門，也不雇車，蹣蹣涼涼，只望前走。一面走，一面盤算道：啊呀！我此去便是會着沈俠蓮，叫我對他說甚麼呢？他此時料想還在夢裏，不會知道。釀出這一番笑話。我同他，雖然是清清白白，我終究是一個女孩兒家，怎麼好意思告訴他？說外人疑惑我們兩人如此如此呢？奴固然說不出口，便是他聽見這話，也屬不雅，還是不去的乾淨。蓮音到此，便扭轉身子，又想走回去，猛又恨道：算了罷！一個人生在世，上像這般畏首畏尾。

求一個知心貼意的人都沒有奴偏要去會他任你們含沙射影市虎傳疑將我崔蓮音說成個待月雙文贈香賈午我也顧不得了至此腳底下走得格外飛快眨眨眼已到萬花巷口剛走近沈俠蓮門邊忽然看見大門左首放着一面黑漆棺材蓋兒旁邊還堆了些石灰捲兒不由心頭一跳趕着跨進門早見沈俠蓮的老母愁眉淚眼同着幾個粗蠢漢子在那裏說話蓮音到此只嚇得索索的抖幾乎不挫跌下來他母親一眼看見蓮音揩了揩眼睛說這不是前日來的那位小姐小姐呀可惜你來得遲了說着重又痛哭不止蓮音驚問道俠蓮怎麼樣他母親哭道我的俠蓮兒他是死了如今停放在房裏小姐不必進去罷斷不敢生受小姐蓮音聽見這幾句話好像萬箭攢心登時面目變色竭力支持說啊呀怎麼好好的話未說完三腳兩步跨入書房果然見榻上臥着一人面如呆白鼻息毫無只有兩隻上了綠

膜的眼睛尙骨碌骨碌在那裏一上一下的動可不是沈俠蓮是誰蓮音見着這樣不由分說走上前一把握着沈俠蓮的手跌脚哭道天呀這是從何說起……講得一句以下的話已是說不出哽咽得十分沈痛他母親又在一旁絮絮叨叨告訴他說自從前天一夜不曾回家第二天清晨才轉回來便嚷口渴身熱睡倒了不省人事我忙着請人醫治也是毫無效驗鬧了一夜今日五更左右便不能開口了怕不是因前夜在外面受了風寒蓮音聽到此處越發哭得淚人兒一般分明知道沈俠蓮這病是由救他而起感恩知己恨不得立刻身死同沈俠蓮的靈魂一路向天國裏走到此更不顧旁人指摘歛身坐在榻上一把將沈俠蓮的頭扶在懷裏哀哀呼喚說俠兄俠兄蓮音在此你怎不開開口同我談一句心你若死了蓮音的性命斷不能保你爲救了蓮音而死蓮音豈肯獨生俠兄俠兄你可聽得麼……嗟乎

丹成九轉難招已死之魂緣結三生終覺一靈不昧那俠蓮聽蓮音呼喚果然漸漸有些甦醒過來蓮音轉悲爲喜拚命用那粉團拳頭拍着他又對他母親問道昨天醫生說他有救沒有救他母親道若是有救倒不說了醫生說他是染了疫氣如今已是熱毒攻心開了一個甚麼藥方兒說要把珍珠搗爛了和在藥裏吃下去可望醒轉小姐你知道我們家裏窮苦不過那裏還有珍珠老身沒法只好眼睜睜的望着他死如今將老身預備的一口壽材請這些左鄰右舍大爺們帮着料理出來預備收殮我兒若是不該死他爲何不生在富貴人家裏怕沒有珍珠給他吃呢說着又哭崔蓮音聽完忙將沈俠蓮放下跳下了床說道珍珠果可救他麼伯母爲何不早講這珍珠奴那裏很是不少還有一顆極大的先母臨死交給奴說叫做甚麼元精珠待奴取來搗爛了給他吃他母親道哎呀阿彌陀佛這真是寶貝了小姐將

這大的還是留着。只要取碎的來。便感恩不盡了。蓮音道。既求奇效。小的如何使得性命。何等要緊。一顆珍珠。能值什麼。奴便不久留了。等將珠子取來。將他救好。再說。說畢。更不遲緩。飛也似跑出大門。在路上雇着馬車。重重加上一鞭。頃刻到家。轉命馬車在門口等候。自己奔上樓。猛然看見他孀母。怒容滿面的坐在他書案旁邊。同丫頭說話。有一個看見蓮音說好了。小姐回來了。太太須是問着小姐。婢子們委實不知內中情節。他孀母此時便惡狠狠的問道。姑娘。我有一件事。請問你。你同你叔父。須沒有冤仇。你爲甚把他的名譽都喪盡了。你一個女孩兒。家強着。要上學堂。也就不是我們家規矩。我會對你姑娘說過的。上得好呢。似我們這份人家。也未必靠着。你這英文。國文去尋飯吃。若有差池。拿甚麼面目見你叔父。見你婆婆。家兒你死去的爺娘。今日可應了我的話了。好好爲甚。被學堂裏驅逐出來。我適才命家人。

們去打聽原來你人大心大早在外面同別的男子做出些不尷不尬的事來萬一你婆婆家聽見這個風聲還要說我這做嬸母的教育不嚴呢姑娘好好的將這話對我講你究竟做出甚麼不端的事被你監督看見……蓮音若在平時聽見他嬸母這些絮聒的話定然有一番衝突此時救沈俠蓮的心急更不暇答應便想去取那珠子無奈那顆元精珠又收在箱子裏尙須命丫頭們將箱子挪移下來方可取得一時驚天動地又怕他嬸母查問心裏慌慌的便信口答道嬸母請下樓去歇一罷姪女沒有事他嬸母見他如此情形又見他兩個小眼珠只管向箱子上望還怕他偷取金銀私贈別人格外坐着不走蓮音延挨了一刻工夫萬分無奈雙手插在衣袂裏只管跑來跑去停一會又走上一個家人來問小姐門外有座馬車說是小姐留着的小姐還要不要蓮音急道要的要的你叫他再等一刻說畢又顛倒

價在樓板上跑他嬌母見他這般失魂落魄猜到他有重大心事料想追
着問他他必是不肯明說不如權且避他一避背地裏窺探他究竟作何舉
動然後再來詰問不怕他會飛上天去主意已定便望着蓮音笑道姑娘忽
忽回來須得靜養一會我也要去下樓去了婉兒你來扶我一扶那婉兒便是
蓮音面前所用的丫頭那一個名叫順兒此時碗兒見夫人命他攙扶便忙
上前靠在夫人肩下夫人一面走一面便悄悄吩咐他察看小姐有何舉動
不許隱藏一字婉兒會意將夫人送得下樓又忽忽走上來此時蓮音見他
嬌母走了更不怠慢自家捲起袖子便同順兒動手將上面的箱子搭下來
從第四個箱子裏取出一方錦匣將匣蓋兒一掀果然那顆圓溜溜的元精
珠光芒四射蓮音一看大喜便拿起望懷裏一攥下樓跳上馬車如飛的又
向沈俠蓮家趕來跳進大門見沈俠蓮母親一疊一疊的在一旁化紙鏤兒

紙灰鋪滿了一臉。粘着眼淚鼻涕。好似瓔珞一般。崔蓮音急問道。伯母。俠兄可甦醒來不曾。我的珠子取來了。快快搗碎。把來灌下去。說着。便把那元精珠連匣兒向桌上一擱。光彩奪目。在那裏幫着料理的。幾個蠢漢。嚇得把頭縮在腔子裏。更伸不出來。誰知沈俠蓮的母親一見了蓮音。早又放聲大哭。說不濟事了。不濟事了。姑娘一走之後。我兒俠蓮便已。嚙氣如今是一點氣息也沒了。蓮音猛聽這話。忽的變色。平空直跌在地。衆人大驚。沈俠蓮的母親忙坐在地上。將蓮音抱在懷裏。替他揉抹胸口。崔蓮音悠悠醒轉。在先的怨氣當境的哀情。一古腦兒都變成淚水。滿把的揮洒出來。直哭得喉乾聲咽。一會兒又跳起。望着死屍。哭道。俠兄。你竟是去了。你將這龍鍾老母。拋撇下來。你在九泉如何得安。罷罷。既是我們交好一場。這死後之事。我不替你料理。更有誰來料理。一面說。一面早在手指上褪下三枚戒指。一枚是鑽石。

的兩枚是金子的遞在沈俠蓮母親手裏說伯母事已如此哭也無益快將這個叫人去變換銀子使用隨後如有所需總在奴那裏取去通家至好這是不妨事的他母親接過來謝了又謝大家商議說天氣炎熱死屍不能久擱不如儘今晚入殮罷這句話猛又提醒了蓮音說俠兒死後口裏還沒有含玉呢若口裏有了珍寶這屍首便一時不得腐蝕好在我這顆元精珠本是拿來給他吃的不料遇見我那孀母牽纏了一會來遲了一時半刻便白白送了俠兒性命這珠子算我贈給俠兒的罷話還未畢便急撇手向桌上將元精珠從墊兒上摘下來走近沈俠蓮身旁用纖纖玉指挑開俠蓮唇齒兀的將那顆元精珠塞了進去沈俠蓮的母親要攔已來不及旁人都交頭接耳說這珠子怕不值得幾萬元虧崔小姐慷慨竟老實送給死人去了聞言休表於是崔蓮音這一天便幫着沈俠蓮的母親指揮衆人將沈俠蓮收

殮已畢。沈俠蓮的母親，因爲房屋窄小，不便將靈柩停放在家內，便同蓮音商議。次日清晨，命人抬至城外安葬。蓮音也覺得死者入土爲安，便答道：「這樣辦也好。」入夜之後，蓮音向沈俠蓮母親道論理。奴當幫着伯母，不該回去。只是姪女的苦衷，也非一言可盡。夜間萬萬不能在外面。明日清早，姪女便當過來送他。請伯母稍待一待，說着，逕辭了。沈俠蓮的母親，依然回去。剛剛走到自家門首，早見門外燈火，照得如白晝。般家人們穿梭似的忙碌。蓮音又怔了一怔，有一個家人見是蓮音，忙上前垂手請了一個安。說苗府老爺同少爺都一齊來了。此時正坐在裏面，和太太談心。苗少爺另外有個帖子，在此說是專誠拜會小姐的。們回他說：小姐有事，他們老爺一定不依。小姐進去，大約太太也要叫小姐去見他們老爺的呢。崔蓮音聽了這話，臉上一紅，答道：「曉得了。」疾抽身，便望裏走。此時門房早有許多人都站起來，向崔

蓮音瞧着崔蓮音也不理會大踏步走上了樓見面前兩個鴉頭都不在此自己呆呆的倚在窗口見那一輪金盆也似的涼月早從東邊樹木裏漏出來蓮音雖說是文明女學生十分磊落然而一時間聽見他未婚的丈夫同他夫翁都到此處終究有些害羞兀自低頭無語不多一刻聽見樓梯上有人笑着上來一個說道此時不知小姐可會回來否又一個說道小姐呢也太狂放了不怪太太生氣今日同苗老爺說的那一番話真個叫小姐難受萬一將來姑少爺同小姐不和睦這總是太太鬧出來的蓮音聽出他們的聲音一個是順兒一個正是婉兒婉兒在前跑上樓忽見蓮音在上面不禁嚇了一跳說小姐回來了婢子們還疑惑小姐依然在外面呢說着順兒也跟上來笑道小姐快下樓到裏面去罷太太吩咐的小姐一邊回家一邊請進內室說苗老爺畢竟兼着老親小姐是不用迴避的蓮音適才分明聽見

他們在樓梯上說的話正沒好氣。又想到若是自家親生父母。何至於此。今日落在嫡母手裏。背地還挑唆着是非。奴這命也就算紙薄的。了一面。想不禁暗暗洒了幾點眼淚。婢女們見蓮音不肯下樓。正要催促他。又聽樓下有個女僕來問。小姐可回來未。婉兒忙答應道。小姐回來了。停一刻就來說着。便同順兒替蓮音取出幾件衣服。逼蓮音去換。蓮音不得已。揀了一件穿齊整了。隨着婢女們下樓。走入他嫡母室裏。對着他夫翁苗榕。秋行了大禮。見榕秋肩下立着一個少年獐頭鼠目。兩片瘦腮。頰白得像通草一般。這便是他夫壻苗樾。字琴芝。在北京高等小學校當輿地科教員。現捐有候選知縣職銜。年紀依稀有二十五六歲光景。到是短襟窄袖。結束得非常文明。見了蓮音。便回頭來對着他嫡母。有氣無力的問道。這就是令姪小姐。問着便轉過身來。深深的向蓮音作下揖。去。蓮音只得也回了一個萬福。他嫡母便命。

他坐在一旁。蓮音好生委曲。便向下邊一張椅子坐下。苗榕秋撚着幾根黃鬍子。笑對他嬌母道。姻嫂幾年不見你。也漸漸上來了。我們大哥他在京裏。還風韻得狠。鎮日不離的跑。窰子他老實不想姻嫂了。說畢哈哈大笑。又道。我們在京裏也辛苦得狠。像我這主事官兒。剪直終年。會不見洋錢的面。却是幾位放外任的。他們倒好了。譬如這杭州知府謝純翁。便是我們拜過。金蘭的弟兄。我的行李等件。都命人挑到他衙門裏。他衙門裏狠寬。大多住幾日。不妨事。我因急要同小兒來拜看姻嫂。所以不曾先過他那邊。此時想他已在那裏替我料理了。他嬌母聽苗榕秋說一句答應。一句蓮音猛聽。說同謝知府相好。又要住在那裏。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暗想不好了。那厮父子竭力誣。巖奴的名譽。這一來他們亂嚼舌頭。奴可糟了。正在躊躇。苗琴芝猛然問道。久聞小姐博覽羣書。洞明世勢。鄙人得兼葭依玉。榮幸非常。先

聞。叔。岳。說。小。姐。在。淑。雲。女。學。校。讀。書。這。女。校。的。規。模。可。還。齊。整。麼。蓮。音。本。見。苗。琴。芝。有。些。靦。覷。又。有。些。憎。嫌。此。時。忽。劈。口。問。着。這。話。又。不。好。對。答。直。將。個。生。龍。活。虎。的。女。學。生。逼。得。漸。漸。垂。下。頭。去。一。言。不。發。這。個。當。兒。他。嬌。母。開。了。談。了。說。道。苗。少。爺。可。是。問。我。這。姪。女。的。學。校。麼。他。如。今。已。被。監。督。驅。逐。出。來。了。我。同。府。上。算。是。至。親。有。話。儘。告。訴。你。們。不。妨。他。這。學。校。裏。監。督。說。我。這。姪。女。在。外。面。幹。了。些。不。端。的。事。……苗。榕。秋。忽。聽。蓮。音。的。嬌。母。說。出。這。些。再。看。堂。上。堂。下。列。着。許。多。僕。婦。家。人。畢。寬。是。自。己。的。媳。婦。說。出。來。太。不。冠。冕。忙。大。笑。着。解。釋。道。哎。呀。姻。嫂。你。也。太。拘。執。了。這。又。算。甚。麼。監。督。說。學。生。不。好。那。監。督。未。必。定。是。好。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今。的。事。那。裏。有。個。什。麼。真。皇。白。况。乎。這。區。區。學。校。呢。崔。蓮。音。坐。在。一。旁。直。氣。得。粉。面。失。色。那。淚。珠。早。簌。簌。的。滾。落。滿。袖。也。不。道。辭。一。撇。身。便。走。出。去。了。剛。下。庭。階。還。聽。見。他。嬌。母。嘔。嘴。

嘔舌的在那裏議論重走上樓不由的伏案大哭哭了好一會鴉頭才上來。擡了一把手巾給他拭乾淚痕晚膳無心再吃後來知道苗榕秋父子已經去了自己暗想苗琴芝生得這等猥鄙窺他氣度若較起沈俠蓮來不啻天淵莫說配不上奴便連我面前這兩個鴉鬟他也難以消受咳中國到今日滿口都講自由結婚其實仍是有名無實不識面目不習性情依無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過當那結婚時候略改一個儀注便算是自由了豈不大謬然而俗語說得好生米已成熟飯奴也沒甚抱怨不上幾年我還有一個死呢死了再做人再結婚自由料也不遲只是今晚爲他們這一番囉唆轉叫人心神不甯明日清晨還要去送沈兄的靈柩不如早早安歇罷說着便命順兒鋪疊衾褥自家取了一本書倚在床邊上看婉兒在樓梯口繞了一週報說太太上樓來了蓮音恨着他孀母在人面前刻薄自己一番話不由

板了一副臉。站起身來也不開口。他嬉母冷笑一聲。便坐在一張涼榻上。問道：「姑娘。我有一句話想過來問你。你母親死後。曾留下一粒珍珠。這珍珠原是我婆婆臨死時候。將我們妯娌兩個。喚至床前。說這珠子你們妯娌拿去。做個記念。罷這珠子不要小看了。他是那一位祖宗爭戰有功。皇上賜與他的歷世相傳。已經有二十幾代了。我們妯娌當時恭恭敬敬的聽着。這話便將這珠子接過。婆婆一死。我是因爲尊敬你的母親。他是長房媳婦。我說這珠子就放在你那裏。罷你母親還同我謙讓了一會。如今你已是要出嫁了。這珠子是崔門傳代之寶。斷不合歸於他姓。我雖然沒有生子。我天癸是不曾去的人。雖保將來不養一個孩兒。這珠子理當我們承受。我今晚想起來。特特的跑來同你商議。你是個孝順孩子。料不違背我的話。快快取出來。罷蓮音一聽。知道這珠子的事。又露風聲到嬉母耳朵裏了。強着支吾道：

不錯這元精珠子是在姪女箱子的一時間却不好取得等姪女臨嫁時辰定然出來交給媵母媵母放心他媵母又冷笑道這又何必延至臨嫁時候呢說取出來就取出來了好好你若是嫌膩煩我來幫着你抬箱子說着丟了一個眼色給婉兒順兒婉兒順兒真個要來動手蓮音十分惶急料想事情遮瞞不得侃然說道媵母也不必這珠子了這珠子姪女已經送了一個人媵母若要珠子便要了姪女的命也是枉然他媵母佯笑道姑娘又來同我講笑話這珠子何等鄭重何等尊貴姪女肯輕輕送人况且女孩兒家送人這珍珠便是個瓜田李下姪女的聲名難道不要緊蓮音聽見聲名二字益發觸起適才怒氣便挺撞道姪女的聲名誰也不曉得是敗壞極了不獨路人皆知而且骨肉之間早先編派奴左一個不端右一個不端元精珠實實是送給人了媵母不信有奴這兩個鴉頭爲證他們清清白白看見拿

出。去。的。他。嬌。母。見。他。果。然。自。認。不。諱。不。禁。怒。氣。上。冲。指。着。蓮。音。喝。道。原。來。你。
這。賤。人。果。然。做。出。來。了。先。前。婉。兒。告。訴。我。說。你。把。元。精。珠。偷。出。去。我。還。不。信。
如。今。是。你。親。口。供。招。還。有。何。說。可。憐。你。那。死。鬼。母。親。在。世。之。時。我。兩。次。三。番。
向。他。要。這。珠。子。他。死。也。不。放。他。死。的。時。候。既。不。能。隨。身。帶。去。他。原。來。留。着。給。
你。這。女。兒。贈。情。人。做。表。記。的。死。丫。頭。你。必。得。交。代。我。一。句。這。珠。子。究。竟。贈。給。
那。個。姘。頭。去。了。你。有。一。言。半。句。的。慌。我。會。買。你。這。條。小。命。你。不。願。臉。你。死。鬼。
母。親。不。願。臉。我。做。嬌。母。的。却。不。忍。受。這。龜。名。呢。蓮。音。也。怒。道。你。但。口。口。聲。聲。
姘。頭。情。人。的。鬧。不。清。你。究。竟。在。那。裏。看。見。奴。做。出。甚。不。端。事。來。律。例。上。面。還。
要。捉。姦。捉。雙。你。枉。口。居。然。誣。蟻。他。嬌。母。聽。了。立。卽。拍。桌。罵。道。好。好。你。說。我。誣。
蟻。你。我。就。誣。蟻。你。一。次。你。這。賤。人。刁。猾。已。極。又。望。着。婉。兒。道。你。們。替。我。取。家。
法。過。來。讓。我。處。治。這。賤。人。看。他。還。敢。冲。撞。我。麼。婉。兒。到。此。還。有。些。遲。遲。疑。疑。

只望着順兒發怔。他嬌母又道：「你們不必發呆，他偷珠子是你們說出來的。我不處治他，他不得饒你們。」婉兒順兒一想，這話很是有理，便飛也似下樓。在他嬌母房裏拿了一根二尺來長的青竹板，是專爲拷打婢女們用的。忙遞至他嬌母手裏。他嬌母指着蓮音道：「你這賤人還不替我跪下。」蓮音見他嬌母真個要打他起來，如何肯依，便放聲大哭。雙腳在樓板上亂跳。他嬌母虎也似的一把揪住他髮鬢，望下一按。婉兒順兒便趁勢上來，齊齊用力將蓮音拖在。地上。他嬌母舉起竹板，一口氣在蓮音腿上打了三五十下。蓮音愈疼愈罵他嬌母。竹板益發來得凶猛，可憐蓮音一條白羅褲兒染遍了腥紅鮮血。後來氣竭聲嘶，漸漸哭不出來。他嬌母方才放手。婉兒同順兒將蓮音扶至床上。他嬌母又叫着僕婦們將自己吸的廣土清膏挑了一大缸子，放在蓮音桌上。冷笑道：「我這一次教訓你，料想你死不甘服，然而你也不。」

能奈何我。我替你想。只有尋死一個法子。可以挾制我。我主意已定。準備你一死。總沒有我做嬸母的來償你的命。你的夫家知道。你這些劣迹。也未必替你伸冤。好孩子。你老實便死罷。有本事在陰間闖羅王那裏告我一狀。我們冤有頭。債有主。那時候我再償你的命。不遲。喏。這一杯是絕好鴉片烟膏。吃下去。便會潰腸裂腹。放在你這裏。你隨意高興便尋一個死罷。我在下面聽你的消息。他嬸母說完這話。逕自去了。可憐蓮音疼得暈了過去。也不知聽見未聽見。順兒不忍忙遞了一杯洋糖開水過去。扶着蓮音的頭勸他飲了幾口。蓮音略略清爽了些。此時桌上殘燈微明。蓮音抬頭望着婉兒等說道。哎呀。奴平時看待你們也還不錯。你們今日忍心幫看太太下此毒手。婉兒道。小姐也不必怪我們。我們吃的太太的飯。太太叫我們怎樣。我們不幫着太太打小姐。怕那板子不飛我們身上來。俗語道。得好上命。差遣身不。

由已呀。蓮音點點頭說。奴也不怪你們。只是下體疼得利害。想血也流得不少了。你們在櫃裏另取一條褲兒替奴換一換罷。順兒依言便取了一條藕合色的褲兒。同婉兒將蓮音身上着的血褲緩緩褪下。看那臀肉果然一塊青一塊紫。已打成好些傷痕。重又輕輕替他將這條褲兒穿上去。穿換之時。蓮音咬牙忍受。歇了一會。始迷迷糊糊睡去。次日黎明便已驚醒。忽想起沈俠蓮此時正是出殯的時候了。剛待坐起身子。穿衣下床。無奈傷處十分疼痛。重又睡下。長嘆了一口氣。默禱道。俠兄。俠兄。恕崔蓮音不能來送了。蓮音整整在床上將息了一日。瘡痕業已結痂。可以緩緩下床行動。又羞又氣。自己想着。一身飄泊。更無可戀。不覺死志已決。便從這一晚上等待着鴉頭睡熟。自己跳下床。就燈下寫了一封長信。敘述自己受冤之狀。寄與他母舅。復推開窗子向外一望。只見園中蛩聲螢火。滿眼秋光。樹陰裏彷彿露着半輪。

殘月一陣心酸不禁淚落如雨自己喚着自己道蓮音蓮音你就如此結局了彷彿聽見園牆外面噹噹已打三更正是可死的時候更不怠慢順手在櫃子裏取出一幅水白綾兒約有二丈多長跑至樓欄干口將綾子這一頭緊緊繫在上面忙去取那一頭來打結兒那綾子被一陣涼風吹出窗子外面飄飄拂拂像是一條白龍天矯空中蓮音急了便探出半邊身子去扯那白綾心慌意亂猛不防一個觔斗栽到樓下論這情形蓮音正不消去自縊了還怕他不粉骨碎身溘然萎化呢誰知蓮音輕輕點落在地毫無損傷祇覺得露水珠兒浸得那一雙綉鞋冰冷的難受諸君這個當兒便要疑惑我敘述這部書有些脫節了難不成又是甚麼觀音菩薩梨山老姥來保護蓮音不成不是不是原來蓮音剛一墮出欄外却好他手裏已將白綾扯住他身望下面墜他的手却捏得緊緊的毫不放鬆便一直從上面穩送下來

讀書到此誰也不替蓮音喜歡以爲絕處逢生却不知那蓮音小姐此時芳心委實難受呢死志已決忽然出這麼一個岔兒天呀天呀人生在世求生最難難道我蓮音求死也不容易嗎手執白綾呆呆的只管發怔猛然想起園東角上有一座深井平常督責僕人在那裏汲水澆花這地方是走得最熟的不如跳入井裏淹死豈不比上吊又簡捷又乾淨主意已定便趁着淡月向那座井邊而來正是

百丈游絲難繫命 一泓清水可盟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古井不波夜奔崔女 新塚被發晨活沈郎

蓮音此時將個嬌俏身軀俯伏在一座青石井欄上伸頭向井裏一張只見水底天光團圓如鏡這個當兒蓮音只須將鳳眸緊闔粉臉輕埋這尋常不

肯。生。瀾。的。所。在。保。不。飛。濺。浪。花。玉。人。斷。送。那。知。芳。心。猛。然。一。轉。暗。想。人。生。在。世。無。論。遇。着。何。等。艱。險。總。須。竭。力。去。抵。制。以。求。戰。勝。奴。崔。蓮。音。一。個。冰。清。玉。潔。身。體。始。則。遇。着。謝。月。華。憑。空。誣。讒。繼。而。又。被。自。家。嬌。母。剪。直。派。定。奴。是。個。淫。奔。賤。女。這。一。死。不。打。緊。到。反。便。宜。了。這。一。雙。惡。敵。一。生。名。譽。再。沒。有。洗。刷。之。期。便。是。我。舅。父。及。夫。家。也。只。疑。是。因。羞。自。盡。奴。嘗。譏。誚。中。國。女。子。沒。有。長。進。到。萬。分。無。奈。便。只。是。個。覓。死。算。他。的。長。策。今。日。自。己。又。如。何。也。蹈。此。覆。轍。呢。想。到。此。處。轉。立。起。身。軀。仰。天。長。歎。于。是。悄。悄。重。又。上。樓。將。寫。給。他。舅。父。的。一。封。長。信。撕。得。粉。碎。打。疊。了。些。應。用。物。件。衣。服。及。零。星。銀。錢。放。在。一。個。皮。包。裏。望。手。裏。一。提。複。又。下。樓。仍。從。園。子。裏。將。東。南。角。上。一。個。小。六。角。門。兒。輕。輕。開。了。趁。着。月。色。滿。街。直。向。沈。俠。蓮。家。中。走。來。敲。了。好。半。會。兒。才。見。俠。蓮。的。老。母。慵。眉。睡。眼。的。將。門。開。放。見。崔。蓮。音。暮。夜。到。此。吃。了。一。嚇。正。待。發。問。蓮。音。忙。

搖手似乎叫他不必聲張。俠蓮的老母會意，一同轉入室裏。蓮音此時已走得乏了，兩腿上又有些疼痛，坐定歇息了一會，含淚問他老母道：「俠蓮是今日早間安葬了他老母，點點頭蓮音又問道：墳墓在那裏呢？」他老母含淚答道：「我家祖塋本在湧金門城外，那個月老祠旁，却好有一隙餘地，原是準備埋葬老身的不料，今日反給了我這苦命兒子了。」蓮音耳邊觸起月老祠三字，不禁格外悲咽，站起身來，便將今日在家中同孀母嘔氣的情形略爲說了幾句，又說：「我今夜溜得出門，本意趁滬杭火車徑往上海投奔我母舅處，算火車開行的時刻，尙須待到天明，一總放俠蓮葬事，不下特地來此，此時不耽擱，且去到俠蓮墳上祭拜一番，隨即赴滬，便了俠蓮的老母。」聽到此處，十分感激，怕蓮音飢餓，又在房裏捧出許多茶食，傾了半盞溫茶，放在蓮音面前，說：「小姐這一夜十分辛苦，餓了身子，倒反不好現成的點心，請略用。」

少許罷。蓮音不好，却老母的意思，却腹中真個有些飢餓，便胡亂吃了些。辭過老母，逕自上街道路間，早有許多人來往，都是去趁滬杭夜車的。蓮音跨上一座人力車，先繞向湧金門而來，行不多路，那林薄之間，早露出紅牆一角。這不是前日俠蓮同奴在此避難的去處麼？心裏一酸，跳下車，將車夫開發走了。可憐他趁着滿天星月，也不胆怯，逕自向祠前走來。雖然萬塚橫斜，辨不出誰是俠蓮的牛眠吉壤。然蓮音此時只顧向前途走去，以爲只須揀那墳上未乾的新塚，定然便是葬俠蓮的所在。蒼苔路滑，羅襪冰涼，走不了多路，隱約之間，見有紙旛一幅，在那夜色蒼茫之中，隨風蕩漾。蓮音更不怠慢，急走了兩步，撲向墳前，止不住淚如雨下。當這個時候，蓮音腳邊忽然被一件軟兜兜的東西一絆，幾乎跌下來，再仔細低頭看去，却是死人帶的一個紅絨禮帽。心中吃了一嚇，哎呀兩字，尙不會叫得出口，猛又聽得草側微

微送來些呻吟之聲。可憐蓮音是一個。狡慣女郎。幾曾從這黑夜裏。冒過這。樣危險。雖然說是輪灌文明已久。不應該還弄神見鬼。然而當此萬塚叢中。寂無可見。忽然遇此異狀。任是男子也難保不抱頭鼠竄。何況弱質伶仃。剛待轉身逃走。猛又生出一種奇想。揆度此種聲息。莫非是俠蓮重生了麼。嗟乎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蓮音也再不畏懼。大着胆更走了兩步。果見地下躺着一人。渾身穿着殯殮衣服。面色雪白。旁邊土跡斑斕。顯是被人掘了塚墓。蓮音認得這死者面目。不是俠蓮是誰。心中一急。猛然失聲。叫道。啊呀。這是我害了俠蓮了。千不該。萬不該。將那一粒元精珠。當着人前替死者安入口內。那些人見財起意。所以連夜的將俠蓮屍骸。暴露累他死後。還遭此奇劫。蓮音此時。正如萬箭攢心。把方才。畏懼情形。消釋得。干干净净。忍不住。拖着俠蓮屍身。放聲大哭。……嗚。當蓮音痛哭之時。那死屍忽的手脚有點動。

彈起來。蓮音重又吃了一嚇。收了眼淚。輕輕的將個手指摸着死者口鼻。果然微微呼吸。原來俠蓮的病本是窒息而死。入殮之後。又被那元精珠保住身軀。雖當這炎天烈日之中。也不會腐爛。那些殯殮俠蓮的人。又都是些見利忘義的鄙夫。早間帮着將俠蓮入了土。隨卽連合同類連夜的。又將俠蓮墳墓掘了。將元精珠悄悄偷去。沈俠蓮本不會真死。一經出了塚墓口鼻之間。吸收了些新鮮空氣。早又悠悠醒轉。偏生那個多情的崔蓮音。不早不遲。巧在這個當兒。來弔奠他。見這光景。芳心中不由大喜。輕輕喚着俠蓮的名。字。俠蓮此時已迴復了知覺。便問蓮音。我何以到了這個地方。蓮音略將前事告知。只不曾提起自家情事。恐怕俠蓮病後爲自己操心。蓮音低問道。俠兄。你此時可能走動麼。老祠在前面不多遠。我扶着你進去。暫歇一歇。俠蓮道。我此時渾身麻木。一步也不能走。難得小姐在這裏。就累小姐在左近。

喚得幾個人來將我仍然抬回家去便感激不淺蓮音此時已喜到十分也無心去趁火車聽俠蓮說他略一甯神便輕挪脚步囑咐俠蓮在此少待自己便直向月老祠走來敲開廟門那小沙彌將蓮音仔細認了一認分明便是那夜在這裏同個男子留宿的連日正是精神恍惚有些害起單思今又見蓮音夤夜到此此時他心裏便是俠蓮重生也沒有這種歡喜殷殷勤勤直要用手來携蓮音的玉腕蓮音雖怒只得認住將適才情事告訴了他一遍小沙彌也覺得希罕又想在蓮音面前討好便喚醒廟裏上下人等燈籠火把隨着蓮音到俠蓮墳上將俠蓮抬入廟裏仍然安置他們前夜停歇的屋內蓮音將俠蓮殮服一一卸下只穿了幾件襯衫兩眼巴巴直待天亮好偕俠蓮入城此時蓮音忽然想起一事便將小沙彌喚進問他道前夜在此打攪至今甚抱不安但是我們曾遺下一件短衫務請和尚取出見還自當

另外酬謝小沙彌笑道不錯不錯小姐走後第二天小僧便將這衫兒藏在房內本擬親送上小姐公館又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就攔了一日次日便由府大人那裏差了一個人來查問那一夜小姐們在此有甚麼遺失物件小僧猜是小姐命他們來的便將這衣服交給他去了難道小姐此時尚不會收到這又奇了蓮音聽到此處頃時粉面失色暗想那廝如何又知道我們便在這寺裏住宿俠蓮的貼身小衫又落在他手裏難保不由此別生枝節此時只得同小沙彌胡亂支吾幾句也不再細辨次日清晨果然雇了腳夫用轎子將俠蓮抬得入城俠蓮的母親這歡喜自不消說然而那杭州城內不免又將此事當做新聞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以爲世間沒有的奇事實實這事又何足爲奇呢西洋各國是凡遇着這種病死的都要停攔二十四小時方許埋葬原是防着病機有回復的道理我們中國不講這個生生

將一個不會死透的人捺入棺材。微倖俠蓮是有這一顆元精珠。遇着這掘墓的人。其餘誰能個個有元精珠。想那地下冤魂。也就不少了。蓮音自此便一心在俠蓮家中藏着。那沈俠蓮病後調理畢竟是少年氣壯的人。不上十餘天也就平復如常。示病維摩得着這一個拈花天女。日日相伴。茶溫飯飽。酒底花前。款語商量。深情繾綣。也就殼他消魂的了。蓮音有時談到那月老祠裏。月事初來。污着俠蓮的衫袖。不禁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發出異樣顏色。俠蓮雖是英雄氣壯。少不得也兒女情多。後來蓮音嬌母不見了。蓮音蹤跡也疑惑。他是逃往上海。畢竟是個女流。也無從探訪蹤跡。心裏懷着鬼胎。又怕蓮音的母舅向他理論。也從不會敢寫信到他母舅處去問。那苗懋住在謝月華衙門裏。謝月華早已把蓮音的劣迹。及在月老祠裏搜出來的短衫作個憑證。說得天花亂墜。苗懋又一一的將此中情節告訴了他父親。苗

榕秋苗榕秋就。近向謝純齋斟酌此事。你想謝純齋本極頑固。加以因淑雲女校的事。又曾經冲突過。想他還有甚麼好話。正是

射影含沙。憎鬼賊。

張弓挾彈。打鴛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謝純齋當時望着苗榕秋笑道。承老賢兄不棄。以這件婚事下問。論兄弟的愚見呢。與其擇婦而求。文明無甯替孩子們。明明白白娶個妓女入門。到反干淨。這是甚麼緣故呢。那妓女是人人知道。他下賤的也沒人去恥笑他。惟有這一班女學生。外面習氣。則十分浮囂。內裏情形。則十分尷尬。如老賢兄聘下的這個崔蓮音。若是將他娶得回來。他如何能穀捨得。將他舊有的情人。撇於腦後。反不如商船蕩婦。別抱琵琶。到還可以一心一意過日子。哼哼。

老賢兄這一頂綠帽子怕不輕輕的飛到頭上那時候怕做兄弟的還沾帶沾帶光輝呢謝純齋說到此處不禁哈哈大笑直羞得個苗榕秋臉上顏色一直紅到耳根條的立起身子說道我立刻就到崔宅同他離婚我是斷不要這媳婦的了謝純齋又笑道你這又鹵莽了一個婦人家你同他打甚麼交涉你只須拍一個電報將這事告訴崔香白一聲另外再將這離婚原委詳細細向上海各報紙一登還要防別人疑你不是這一來老賢兄就可以立身於無過之地了我爲甚又說這話呢兄弟衙門裏昨天來了一位硃筆師爺他是本來在上海各報館裏混飯吃的目下賦閑持着小妾一個阿兄的信函想來寄託在兄弟衙門裏兄弟便派他一個硃筆見面的時候兄弟少不得同他講講上海的事體據他說有這麼一個新聞報館裏已將兄弟地方上這件事編成一部小說叫做甚麼並頭蓮老賢兄你想那編小說

的人是最會捕風捉影。不過難保不將這件事又說成一個佳人才子的故事。甚至將兄弟畫起一隻白鼻。當做王莽曹操一流人罵起來。那才是個笑話呢。說着又將一雙眼睛釘在苗榕秋臉上。苗榕秋道。老哥這話極是兄弟一切照辦。且不談此處。謝苗陰謀毒計。我且將崔蓮音的母舅家世敘一敘。這部言情小說。才算有個頭緒。崔蓮音的母舅姓陳。名字叫做印笙。年紀約莫已有六十多歲光景。蓮音的母親。原是他頂小的妹妹。嫁給崔家。不上十年。夫婦相繼亡故了。他妹子就算只有蓮音一個愛女。印笙元配李民業已死了。自己在上海開着一份染織公司。家貲到還算得富有。只是膝下却沒有兒女。近年爲娛老計。新買了一妾。芳名便是鶯簧兩個字。依印笙的主意。久已要想將崔蓮音接在身邊。後來因蓮音一心要在杭州就學。便不能如願。又聞得蓮音的夫家有娶蓮音的消息。這老頭兒便打算將他接到上海。

出嫁所有一切粧奩早已陸續置備齊全。真個典麗喬皇金玉錦繡。那鶯簧也是個多情女子。伴着這白髮婆婆的老者。也沒有甚麼興致。近來聽見印笙要去接他那外甥小姐。惺惺惜惺惺。真是歡喜不盡。那鶯簧也識得幾個字。尋常報紙他沒事時也都手執一編瀏覽瀏覽。這一天忽然見新聞報上登出一種小說。有他家外甥小姐崔蓮音三個字在上面。心裏吃了一嚇。連看了幾天。也沒有看出一個結束沒事的時辰。便將這事告訴老人家。印笙印笙掀髯笑道。癡妮子。不要活見鬼。罷世上同名姓的多得很。況且我常聽見小說上事體都是幾百年前的故事。我雖然不甚認得字。這些胡話。我是不相信的。鶯簧被印笙幾句搶白也就笑了。然而芳心畢竟好奇。一古腦兒將別的報擱着不看。每天一早起來便逼着家人們向新聞報館裏坐索這份報。這一天忽然看到崔蓮音在黑夜裏去吊沈俠蓮的墳墓。他不由的

嚇得抖戰起來說這是怎麼好一個嬌滴滴女孩兒家走到這骯髒地方上去怕不把魂嚇掉了嗎便只管爲蓮音淌起眼淚來却好印笙一頭走入見他這模樣便問他爲甚事傷心鶯簧便略將這種情形告訴印笙印笙也就有些躊躇說不錯呀我幾日前便請我們那位帳房先生寫信到杭州崔府問甥女消息至今也沒回信你又這般說得活靈活現就彷彿甥女真個逃走模樣我近來也覺得眼跳好歹莫不是出了甚麼意外我一個妹子只留了這一點根株呢說到此也就老淚龍鍾淋漓滿袖鶯簧笑道這也不難呀上海離杭州路也不遠你何不去走一走究竟問個水落石出印笙嘆道我這店離了我還能彀麼我又何能爲這小事將偌大的一份財產被人偷漏了去鶯簧知道他不肯出門也不等他將話說完忙站起來說道照這樣看你既不能遠走橫豎我閒在家裏沒事我替你跑一回若是託天徼倖外

甥小姐安然無恙。我一定逼着他到上海來。萬一有甚麼印笙忙攔道：罷罷。你要到杭州去一躺。你再不用說這些蹭蹬話。甚麼萬一萬一。但願你同我家蓮音早些平平安安回到上海。我發個願。明年春三月裏定然到龍華寺燒一炷長命萬壽真香。只是累你辛苦。我倒有些不放心。鶯簧笑道：這又有甚要緊。如今的交通便當。不過我便准明天起程。只帶老劉媽同翠兒去。有兩個人一路伏伺也儘數了。印笙點點頭。次日鶯簧便起身赴杭。到了杭州也不赴客寓。一逕雇車訪入崔家。崔家門口爺們聽見是舅老爺那邊姨太太到了。不敢怠慢。便入內替他通報。蓮音的嫡母初聽見蓮音。母舅那裏有人來不用吃了一嚇。繼而將主意拿定。轉放下一副冰冷面孔。着人將鶯簧請到裏面。自己含笑相迎。劈口便向鶯簧問道：我們家小姐不會到府上去嗎？鶯簧聽見這句話。便暗地吃了一驚。忙上前行過禮。將來訪蓮音的情事。

滔滔說了一遍。他嫡母轉冷笑道：「咳，提起這話，甚是蹊蹺。論我們這份人家，總該不至出這些醜事。然而我那不爭氣的姪女，他偏生做得出。如今他蹤跡全無，也不知藏到那裏。我呢，爲仕宦家風計，也不再去找尋。訪姨太太，你仔細想想，萬一便將他尋返道，又算甚光輝。姨太太不棄嫌，便在這裏耽擱幾天。若怕舅老爺不放心，就是姨太太將我這意思去告訴一番，我便不留姨太太在這裏受委屈了。」鶯鶯是個聰明女子，今日一見蓮音，嫡母的聲容態度，便知這其中情節大有變幻，不能聽他一面之詞。只是此刻要同他辯駁，又辯駁不出一個道理。沈吟了一回，也不再在他嫡母面前勾留，一逕辭了出門，覓得一個高大棧房住下。依鶯鶯此時只有一心一意，先將崔蓮音蹤跡探訪出來，然後方能水落石出。只是怎生探訪？正自沒有個擺布，却虧他想起一件事來，暗想：我平時讀並頭蓮小說，那蓮音小姐不是曾在湧金門。

外花局裏認識得一個花奴阿籃論這件事還是由阿籃那枝並頭蓮花而起我今要訪蓮音蹤跡不去向他詢問更向誰去詢問呢主意已定便從這一日結束端整帶了一個侍婢也不乘坐馬車逕自向阿籃那個花局而來走到城外覺那些花却也不少只不知阿籃的住址好容易逢人探問才有人指點着一帶垂楊深處說那便是徐家花園裏住着母女兩個那女兒便叫做徐阿籃鶯簧大喜便携着侍婢逕自走入竹籬裏面只見楊柳殘黃笑容淺綠便是那小池左右也就碧漪漲膩荷香不流鶯簧也無心去瀏覽景物只顧傍着一帶疏林行去此時果從三間茅屋裏走出一個垂髻小鬟含笑迎上前來鶯簧更不怠慢開口問道借問姑娘一聲姑娘的芳名可是阿籃不是阿籃笑答道不錯我正是阿籃小姐要甚麼花只管吩咐我明日便送到府上去決不誤事鶯簧笑道花呢我此時倒不需用倒是我想在姑

娘這裏訪一個人城裏崔公館是姑娘知道的但是他家那位蓮音小姐近日不知下落^尋在何處便是他家裏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我聽見說今年七月裏會同姑娘去逛西湖他的下落姑娘容或知道些影響因爲我同這崔小姐有點瓜葛所以急於尋他的下落阿籃聽到此處兀的凝了凝神用手搔着自己鬢角說道說起崔小姐來我倒好些時不見他了自從我送過兩個茉莉花毯以後他再也不會買過我花小姐今日來問我我却是不能知道呢鶯簧又道這也難怪姑娘但是我^{知道}崔小姐有個姓沈的朋友姑娘若是告我這姓沈的包管可以問出崔小姐來阿籃拍掌笑道小姐你難道不曉得這姓沈的是死了麼有一日清早我剛進城去送花便看見這沈相公的棺柩打從城裏抬出小姐今要叫我訪姓沈的除是我也死了才可以會着如今我又不會死沈相公又不會重生恐怕崔小姐的蹤迹依然是個石

沈大海阿籃幾句話轉把鶯簧說得笑起來看官看官須知鶯簧每日雖然閱看並頭蓮小說却只看到蓮音黑夜去弔奠沈俠蓮的新墳便離着上海去接崔蓮音去了至于沈俠蓮重生的奇事他那時候委實不會知道只是那時鶯簧不免躊躇阿籃見他如此轉慨然道小姐你也不必煩慮橫豎沈相公雖已是死了他還有一個老太太却不曾死我此刻便同小姐走一趟或者那沈相公的老太太知道這崔小姐的下落也未可知鶯簧聽了心中大喜不覺深深的向阿籃福了兩福說難得姑娘如此多情就請姑娘同我去走一遭自當重重酬謝阿籃忙回禮不迭笑道小姐說那裏話些微小事還值得言謝小婢賣花度日全靠你們小姐看顧呢難得用着小婢還敢辭勞麼說到此轉用手帕子掩着嘴笑鶯簧見阿籃乖巧倒很憐愛他此時更不肯怠慢携着阿籃一逕出了竹籬便在大路上雇了一乘馬車三個人如

飛的向萬花巷而來。走到沈俠蓮家門口。阿籃先跳下馬車。捏着兩個小拳頭。搗鼓也似的敲着大門。一霎時門便開了。瞥眼早見沈俠蓮立在門首。嚇得阿籃魂都出了。覷抱頭鼠竄。喊着不好。有鬼有鬼。沈俠蓮兀自好笑。偏趕得上前一把將阿籃揪住。說阿籃你如何看見我嚇得如此模樣。阿籃逃又逃。不脫口裏嚷著沈相公你不是死了麼。怎麼還會走到這裏。俠蓮笑道。我實不會死。我前日雖然病歿。已經葬埋在城外。是崔家小姐救我。活轉來。你若是不相信。崔小姐現住我家裏。你進去問着他。便可明白。當阿籃同沈俠蓮講話的時候。鶯簧已經下了馬車。忽然從沈俠蓮口中得着蓮音消息。不由心花怒放。遂走進一步。上前同沈俠蓮攀話。說我正是來尋訪崔蓮音小姐的。難得他在相公府上。便請相公引着我。去見一見沈俠蓮。倒不料得面前又走出一個麗人來。又恐怕是崔家的偵探。轉怔住了。鶯簧已猜出他。

的。用。心。又。忙。着。說。道。相。公。請。勿。多。疑。請。相。公。告。訴。崔。小。姐。一。聲。我。是。打。從。上。海。來。接。他。的。他。的。母。舅。陳。老。太。爺。盼。望。他。得。很。特。地。命。我。來。請。他。相。公。告。訴。他。他。自。會。知。道。沈。俠。蓮。近。來。本。聽。見。崔。蓮。音。說。過。他。有。個。母。舅。住。在。上。海。本。想。約。同。自。己。離。這。杭。州。去。到。他。母。舅。處。避。一。避。禍。今。見。鶯。簧。如。此。說。法。方。才。明。白。便。邀。着。他。們。到。裏。面。去。坐。自。己。重。又。將。門。閉。好。口。裏。只。管。嚷。着。蓮。娘。蓮。娘。上。海。有。人。來。訪。你。了。鶯。簧。此。時。便。見。後。進。走。出。一。個。嬈。嬈。婷。婷。的。女。郎。來。好。笑。蓮。音。本。不。認。識。鶯。簧。相。見。之。下。倒。反。彼。此。呆。看。着。鶯。簧。此。時。却。猜。准。了。不。是。別。人。喜。孜孜。的。走。上。前。笑。道。啊。呀。我。的。小。姐。你。可。將。我。想。煞。了。蓮。音。也。笑。答。道。夫。人。是。誰。呢。奴。年。歲。幼。小。母。舅。那。邊。的。人。簡。直。不。甚。清。楚。道。路。既。離。得。遠。年。代。又。隔。得。多。夫。人。不。要。笑。話。鶯。簧。尙。未。及。回。答。轉。是。身。邊。那。個。鴉。頭。十。分。伶。利。搶。着。上。前。說。道。小。姐。不。認。識。我。們。這。也。難。怪。這。是。我。們。老。太。爺。的。

姨太太前年才到我們家裏的呢。蓮音笑道：原來是我們姨娘多多得罪說着，便深深鞠躬下去。鶯簧也笑着還了禮。此時大家才分賓主坐下。蓮音笑着向阿籃道：阿籃，你今日如何也會跑到這裏來？阿籃笑着指着鶯簧說道：適才姨太太是到我那裏去的，命我引着來尋小姐。蓮音笑道：你這丫頭又來胡言了！你要尋奴不到，奴家裏去如何？轉跑到沈府呢？阿籃拍手笑道：我知道小姐同這位沈相公最好，不過要尋小姐，必須先到這裏。若不是這樣，此時小姐如何偏偏不在公館裏轉在這裏躲着呢？這幾句話轉把蓮音說得臉上緋紅。沈俠蓮也就含羞不語。鶯簧是個伶俐女子，有甚麼瞧科不出，遂將自己的來意及他舅父要接他到上海的話一一告訴了蓮音。又低低向蓮音耳邊說了幾句，便見蓮音引着鶯簧向一座臥房裏坐下。鶯簧便將前後事迹一一向蓮音詢問。蓮音也就毫不隱諱，打從認識沈俠蓮說起，一直說

到他嬌母及謝家父子如何誣衊着他。說到沈痛的去處。也不禁淚落。並說今日姨娘若是不來。我同俠蓮斟酌也。想去投奔舅父苗氏。悔親正中甥女的意。即使他家要娶甥女。甥女甯願長齋繡佛。也不願嫁這儉奴。鶯簧笑道。這事且緩議第一。着無論如何。總須將甥小姐的名譽恢復。要緊你的舅父。雖然頑固。然在我揆度情理。這件事他沒有個不贊成的道理。此處也不是久遠住得的。在我愚見。小姐還是結束結束。就隨着我們明天走罷。沈相公呢。叫他在杭州靜候消息。倒不可和小姐一路走。蓮音點點頭。重走出來。打發阿籃回去。自己便將鶯簧適才所說的話。告訴了俠蓮。說奴今夜便同我們姨娘。趁着夜車。逕赴上海。你病後身體善自保重。一俟奴的事稍有眉目。再行函約你到上海相見。沈俠蓮一一答應。此時蓮音遂入內室辭別了。俠蓮的老母。匆匆的便同鶯簧出門。依然跨上馬車。仍赴客棧。是夜便往上

海去了。且說蓮音的叔父崔香白這時候在京裏做着一個內閣中書宦俸淡泊一總不曾接着家眷。先前在京裏聽見他姪女蓮音已有婚期心中十分歡喜。准備八月裏回浙江一走。料理此事。不意這一天忽然接到苗榕秋一個電報。說他姪女蓮音行爲卑劣。決意悔婚。電報話極簡略。又不曾將其中原委說得明白。崔香白這一氣非同不可。趕忙打個電報到家裏詢問。不多幾天接到家中覆信。竟把沈俠蓮同蓮音的事坐實了。並說蓮音此時已同沈俠蓮逃走。四處尋覓。毫無下落。崔香白當下便沈吟了一番。暗想我那姪女蓮音自幼兒便是我提携他成人。舉止性情。我是最知道詳細的。斷然不至做甚麼曖昧事情。只是他那嬌母是個無知的婦女。平時同蓮音就有些不合。自他入校求學。他嬌母便大大不以爲然。幾次三番在我面前謀蘖他的短處。我想長兄只此一女。即使有甚麼輕舉妄動。我們做叔嬸的總該

要管教他庇護他。况那個孩子年紀尙輕，斷斷不會便做出歹事。罷罷苗榕秋。既然從府署裏打這電報，他定還在署裏。此事非我親自回浙江走趟，不可。於是便在京裏請了一個病假飛也似趕得回家。却好崔香白剛剛回家，便接到上海陳印笙的信，說崔蓮音此時已到上海。信中並將蓮音的冤屈略略說了些。還請香白親到上海一走，有要話面議。說是苗府如果退婚，我這裏便替他另行擇配。總請叔父作主。崔香白接到此信，且緩着赴滬。一逕先至杭州府署去會苗榕秋。問他可是決意退婚。苗榕秋堅執說他姪女不端，一定不肯婚娶。當面便將蓮音先前的庚帖交還了香白。只氣得香白怒髮冲冠，更不多話。便自赴上海去了。兩位老人家相見，各各將這件事互相推究。又將蓮音喚到面前，親自詰問。蓮音遂侃然將前後事迹，滔滔的說個暢快。崔香白才恍然悟出其中情節。論那謝月華與俠蓮蓮音，其實也沒有

甚麼不共戴天之仇。不過因一時口角。遂釀出此種慘禍。小人舉動本不可以理喻。此時苗姓那邊。既然決意悔婚。而崔蓮音與沈俠蓮又有此番患難與共。出生入死的因緣。兩人商議已定。便擇了一個吉日。在上海公園內舉行婚禮。又將這事原委。崔香白親自動筆。洋洋灑灑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了淑雲女學校監督林蘭天。並請林蘭天赴滬證婚。林蘭天方才知道。崔蓮音的冤情。又深愧前時斥退崔蓮音。過於冒失。反有些對不住他。遂慨然應允。沈俠蓮雖是個至誠君子。到此也覺得情正理當。親自到上海結婚。這一日林蘭天登臺演說。宣布謝月華父子的罪狀。又敘述他們結婚的歷史。說得十分詳細。恐怕比較在下著的。這並頭蓮還有趣味。諸君讀並頭蓮到此。就請擱置了罷。

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不 准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江 都 李 涵 秋

發 行 者

新 聲 書 局

印 刷 者

上海新開路六五〇號
中國印刷廠

總 經 售 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
世界書局
電話中央四七二二號

分 售 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並頭蓮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399B

上图转库

